

《一夜情令我穿越咗去十年後嘅世界仲成為咗黑社會大佬》

作者: 無名火

Powered by [紙言](#)

[1]不人不鬼

我叫麥飛，今年二十六歲，是一位地產經紀。

意識還是朦朦朧朧的，不過我感覺到，我睡了好長的一覺。經過一輪內心掙扎後，我決定做點什麼，令自己更加清醒一點。

我張開眼皮，讓自己更貼近現實，不再沉醉在迷離之間。我眨了眨眼睛，感覺又好了一點。我看一看面前的景物，得出一個疑問.....

這裡是哪？

當身體的感覺慢慢復醒之後，宿醉後的頭痛便接踵而來。我此刻頭痛欲裂，面容扭曲，不能自拔。

我隨手取了一件浴袍，裹好赤裸的身體後，我便立刻下床衝到廁所去。

我用冷水洗了面，感覺好多了，但頭痛還是維持著。我呼一口氣，看著鏡中的自己，驚覺自己老了很多。

我的臉上、額上的皺紋明顯多了，而且非常粗糙。還有我的頭髮，白頭髮多了很多，已經多得集結在一起，變成一塊塊白色的。還有的是.....我是什麼時候弄了個齊蔭冬菇頭？跟「上海仔」一模一樣！而且還不是假髮！而胸膛上紋了的那些龍虎鳳，和一條條的刀疤又是怎麼一回事？

我感到詫異.....

當我想更細仔研究鏡中的自己時，我在倒影中發現身後的馬桶上原來一直坐著一個人。那個人全身赤裸、皮膚蒼白、瘦削身形、金色短髮。他沒有胸部，我無法辨認他是男是女。其實.....我連他是人是鬼都搞不清楚！

我看著鏡中那個人，不敢一動。但是，我與他的眼神還是在鏡中相接了。

「嗨.....」他向我打招呼。聲音低沉。

「嘩！」我大吃一驚，立即衝出廁所。

我跑回房中，被床邊一支酒瓶絆倒在地上。我打了個跟斗，直撞到牆邊。

「嗚.....痛.....」我按著頭說。

「嗚.....好吵呀.....」一把女人的聲音說。

我驚覺身邊那張床上有個全身赤裸的妙齡女孩。她伸個懶腰，毫不吝惜地展露著她的雙峰和小蠻腰。

「啊.....我的內褲呢？」

另一張床上面，被窩裡又鑽出一個半裸少女。

「幾點啊？我要去拍廣告。」

一張梳化上面，有個只摟著一張薄被的女孩。她也醒來了。

咦？她不就是那個經常拍硬照的模特兒嗎？

「I need water.....」

鬼妹？在哪？在哪？

分佈在這間房內不同角落的青春裸少女，她們以誘人的方式陸陸逐逐起床了。同時間，也令我再一次思考到剛才的問題.....

這裡到底是哪裡？怎麼大得這麼緊要？這是誰的家嗎？

廁所傳來一陣沖廁聲，令我記起剛才我是為著躲開那個不男不女、不人不鬼的傢伙才由廁所跑出來的。

「咔嚓」

門要打開了！他要出來了！

[2]破門入屋

門要打開了！他要出來了！

我深知情況危急，但身體無力，未能及時站得起來！我忙亂中，在地上拾起那支絆倒我的啤酒瓶作為防禦武器，準備隨時反擊！

門打開了，那個不人不鬼看見我便大叫起來：

「教授！」

他衝過來了！

此刻我清楚看見，這個不人不鬼的下體非常巨大，不是一般亞洲人的size，而且還剃了毛！他跑過來的時候，下體呈現極強烈的跳動。它像有生命般的，蹦蹦跳跳的跑到我的面前來！

「不要過來！」我驚叫著。

「教授！你沒事嘛？」

他急停在我面前，彎腰看著我。而他的巨根在我正前方，根據著能量守恆的定律—鐘擺著！

「嘩！」我被嚇傻了。

「你是不是受了傷？」他在慰問我，並且越挨越近。喂！那個東西快要碰到我了！

「不要！不要！啊啊！」

咦.....不對勁.....他剛才的聲音很熟啊.....

我定一定神，抬頭一看。誒？眼前人不就是.....

「Robert？」我驚呆了。

(Robert是我的死黨，我們在同一間地產公司打工。他平時傻頭傻腦，而且體毛旺盛。)

什麼回事？一向毛髮濃密的他怎麼一夜間這麼大轉變？而且他這個全身赤裸的造型又是在搞什麼？

我在胡亂猜想，想到了一些很壞的事情。然後面色一青，屁眼也不其然的收縮一下.....

「噔噔噔噔噔！」

突然傳來拍門的巨響，嚇得房內每個人都望向大門的方向。

「Sir！Are you okay？」

一把男人的聲音在門的另一邊咆哮過來。

「Sir ! Sir ! Open the door ! 」

拍門聲越來越大，而門柄亦被另一邊粗暴地扭動著。氣氛變得異常緊張！

「教授.....是不是回應他們一下比較好？」冇毛的Robert擔憂地說。

「他們是誰？」我一臉困惑。

「是你的保鑣吧.....」Robert說。

「保鑣？」我不明所以。

「喝！」

門外的男人突然大喝一聲，我有預感的害怕起來。

「嘭」的一聲巨響，整道大門飛脫進來！木門在Robert面前剛剛擦過，把他嚇得失禁。同時間，三名黑西裝黑墨鏡的黑人男子衝了進來。他們用手指指著我們每一個人，如雷貫耳：

「Freeze ! 」

我、Robert和那些裸女們紛紛向他們三個舉手投降。

[3]什麼地方

據Robert說，破門進來的是我聘請的三名黑人保鏢。他們應該是聽到我在房內大叫，所以才擔心起來，因而破門入屋。

事件只屬一場誤會，而Robert亦把他們趕回走廊上。

至於我是什麼時候請了這三名保鏢的呢？唔.....我不知道.....

全身赤裸的Robert很貼心，他發現我只裹著一件浴袍後，便首先把我的衣服找出來，然後才慢條斯理的穿上自己的底褲。

我看著手中的衣服，感到一陣奇怪。而當我穿好這些衣服，在全身鏡前打量著自己時，我便發覺很有問題！

全白色的寬身西裝、喇叭褲，八十年代的江湖味道！這真的是我的衣服嗎？還好有頂白色的帽子讓我帶著，遮一遮我那個未能接受的齊蔭冬菇頭.....

喂！由剛才開始，什麼都怪怪的。我是不是被人整蠱？

我細心的觀察四周，看看有沒有偷拍我的攝像鏡頭。沒有發現。我站了起來，決定在房裡逛個圈，試圖找出任何可疑的地方。

我走到窗邊，把那個差不多有十米寬的窗簾布一口氣拉開。黃金色的陽光非常耀目，把套房照得通亮，令人精神煥發。當我望出去窗外的景致時，更是令人賞心悅目。

這個單位有三十層樓高吧？這個高度剛好把整個維多利亞海港一覽無遺，就像在面前放了一幅畫像一樣。這天天氣很好，萬里無雲，陽光燦爛，維港蔚藍的海面被照得閃亮，就好像海裡鑲著一顆顆細小鑽石似的。

我看見對岸的國際金融中心，確認我身處的地方是尖沙咀臨近海岸的某棟建築物內。不過，我還是沒有印象我是怎麼到來的。

我轉身望向套房內，在一張凌亂的矮台上面，發現大量的安全套和酒樽，還有一些奇怪的白色粉末。我懷疑這些粉末是毒品，但還是好奇地用手指頭沾了一點，非常輕地一嗅.....

怪味！

我在粉末旁邊發現一張卡片，還有幾張應該是用來吸食毒品的、捲起的一千元紙幣。我把紙幣攤開、拍乾淨，塞到褲袋據為己有。然後我看了看卡片上面的文字—

Globe Hotel。

這裡是酒店？

我走到套房的大門旁邊，輕輕按下門柄、拉開少許。我探頭看出去，一眼便看見我那三位黑人保鏢正

在走廊上耍太極。他們用電話播放著一些奇怪音樂，跟著旋律舞動身體，功架有板有眼。

我覺得他們有點面善呢.....

我望向走廊的另一邊，細看這裡的裝潢佈置，和其他單位的門牌號碼。我看見酒店侍應生送餐到某個單位入面。

我相信這裡是酒店沒錯。

[4]蠢蛋朋友

我走到套房的浴室房門前面，鼓起了勇氣，靜靜拉下門柄。我輕輕推門，偷偷地探頭進去。

雖然有點霧氣，但我這一次清楚看見裡頭是非常寬廣的。剛才那七位赤裸美少女就在裡面。她們裸露出白皙的肌膚，沾水之後更加誘人。她們像個天真小女孩一樣，欺水作樂，嬉笑玩鬧。這裡是人間仙境。

「啊.....教授偷睇呀！」

「耶.....」

「好衰呀！」

她們發現我在偷窺後，雖然起哄了一下子，但其實並沒有厭惡之色。現在，她們每一個都在向我拋眉弄眼，有些更故意半遮半掩，露出南、北半球。

看到這種畫面，出家人也動心啦.....更遑論我這個血氣方剛的年輕男子。

我站在原地，想了又想.....想了又想.....終於作了個決定！

我踏進一步.....

「教授！」

「誒？」

我被嚇了一跳，雙手不由自主把門關上。轉身一看，是Robert。

「什麼事？」我裝作若無其事。

「你的身份證、電話。」

「哦.....謝謝.....」

我從Robert手中接過自己的身份證、電話，心裡念掛著身後那個仙境世界。可是下一秒鐘，我聽到了浴室房門上鎖的聲音。

什.....什麼？

我憤怒地看著Robert，對他充滿怨恨。

「什麼事？教授。」他一臉無辜地看著我。

「沒事.....沒事.....」我強忍下來。

我看著面前的Robert—白淨、金毛。原來他這樣子還蠻有型的。衣著方面，現在他雖然只穿一條白色底褲，但上半身穿上一件白色襯衫後，已經帥得像個公子一樣。他現在的造型與我印象之中分別甚廣，我很是好奇。

「你怎麼搞的？你的鬍子，體毛到哪裡去了？」我摸著他的白滑下巴說。

「不要玩我啦，是你叫我脫光的。」Robert害羞地說。

「有這樣的事？」我很不惑。

「你說不喜歡跟我玩了一晚之後，床上、地上全是我掉的毛。而且你說我下面的毛，已經多得好像穿了短褲一樣。看著看著，會沒mood。」

「哦？等等！」我煞有介事地，「你說我們一起玩.....是玩什麼？不會是你.....我.....那個那個吧？」我吞吞吐吐。

Robert不明所以。「玩.....就是玩嘛.....」

「你說得具體一點.....」我凝重地。

「吓？我們每一次都是這樣玩的啦。你到底想問的.....是什麼？」

「你知道我的意思的.....」我更加凝重地。

Robert疑惑著。下一秒，釋懷。

「哦！明白了！教授你想來點新意是不是？」

「吓.....」我傻眼。

「每一次都這樣玩，是會有點悶。我明白了。你之前也說過嘛—新意。沒問題！今晚！今晚就有新意！」

「呃.....我想.....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汗顏。

「沒問題！我安排！」

Robert說完便走到一邊去，繼續找著他的長褲。

[5]只是穿越

趁著Robert在忙，我拿起手中的身份證看了一眼。這本來是我持有多年的一張身份證，平平無奇。但這一次，我看了看證上面，自己的照片時，我大吃一驚！

裡面的我，不是原來的我。這個我像現在一樣，都是梳了一個齊蔭冬菇頭，而且樣子一臉不爽，好像要刻意告訴別人：我是黑社會！

我對了一下身份證號碼、出生日期和中、英文姓名。跟原來是一模一樣的呢。

果然是很奇怪.....

我拿出手機一看，身為「蘋果」粉絲的我，使用的仍然是iPhone，不過是未曾見過的型號。我用指紋把手機解鎖，在電話簿裡發現一大堆江湖稱號的聯絡人：

修道船、廠長、毅進星.....

而相簿、短訊裡頭，全都是跟一些年輕美少女的情慾合照和對話等等。(這些相片我決定一回兒後再慢慢細看)

喂！一覺醒來後，什麼東西都好像變了樣似的？

雖然太過荒謬，但綜合所有事情，我心裡面其實已經得出一個說法—

我穿越到另一個平行世界了！

除了這個說法，已經沒有其他可能性能夠解釋到現在發生的所有事情！

這間總統套房、那班美少女，這些安排都所費不菲！而我那個齊蔭冬菇頭、那些皺紋、那些紋身，還有我面前這個沒有毛的Robert.....這些一晚間的轉變，就算化妝做得了也是大費周章。我還沒算上手變了樣的身分證和新型號手機！

沒有人會花那麼多心力去作弄我吧？根本沒有這個價值！所以我唯一想到的是.....這是現實。這是我現實的生活。

我不知怎的穿越到另一個平行世界去。在那個世界，我是個江湖人士，很富有，也很荒淫。昨晚我跟Robert一起吃、喝、玩樂、玩女人。到第二朝醒來之後，就是這個樣子了！

呼.....就是這樣.....解得通了！還好科幻電影看多了，令我立即瞭解現時的處境。原來，只是穿越.....

「教授？你沒事嗎？」Robert慰問我。

「沒事沒事.....不過Robert，怎麼你一直都叫我做什麼.....教授？」

「這個.....是你的綽號嘛。」他感到奇怪。

「綽號？喂.....不如你多說一點關於我的事蹟來聽聽吧。」

「呃.....你想我由哪裡開始？」

「唔.....即是說.....我是什麼時候開始有這個綽號？我為什麼會成為黑社會？為什麼我們會在這裡？等等等等.....你全都告訴我吧！」

「不如.....就由你剛剛加入公司的威水史開始講起吧？」

「好！」

[6]江湖事跡

「教授原名麥飛。十六歲那一年，與同學在球場踢波，被當區猛人睇中，繼而被踢入黑社會。其後從事賣老翻、兜售丸仔等不法活動。由於生性膽小、怕事、蠢鈍，一直淪為二打六，久久未受重用.....」

「喂！不是講好了說威水史的嗎？」我瞪眼。

「對不起！對不起！」Robert低聲道歉。

「真是的.....」

對著Robert真的沒好氣.....不過他剛才所說的，令我想起十六歲那一年，的確差點就被踢入黑社會—

我還記得那個黑社會大佬是荃灣區的猛人—火人。當時他命令我們第二日同樣時間，各帶500元入會費到球場見他。我們同學間對此持有不同態度：一方偏向報警處理，另一方則打算就範。我們最終得出一致性的決定—避開火人，不再踏足那個足球場。我們照辦了，亦很幸運地，火人沒有到過學校去找我們。事件就此完結.....

現在回想起來，如果當時我們照火人的意思去辦，是不是就會得出現在這樣的結果？

「喂.....你繼續講吧.....」我埋怨Robert。

「哦.....」Robert被我一言驚醒。

「麥飛十八歲那一年，火人私吞公款，被阿公懸紅捉拿。得知火人匿藏地點的麥飛大義滅親，率領手足對火人窮追猛打。被迫入絕路的火人為保性命，向警察自首，最終亦因而坐牢。麥飛經此一役，論功受賞，在公司漸有名氣。而我也是在那個時候改跟了你.....」

「咦.....發圍了嗎？」我雙眼發光。

原來我是踏著火人的頭頂來上位的.....

「幾年之後，麥飛主力販賣可卡因，創出獨門配方，溝出既便宜、又高純度的優質貨品，生意大賺特賺，名聲大噪！『教授』一名，就是由那個時候開始的。其後，教授開始經營其他生意：推拿、麻雀、地產等等.....全部賺得盆滿鉢滿，加上弟子眾多，教授逐漸成為公司舉足輕重的大人物。」

「嘩.....真的.....很傳奇.....很威水.....」我為自己感到驚嘆。

[7]坐館普選

「我竟然是個這麼威水的人.....」我未能接受。

「威？未算威。」Robert說。

「怎麼說？」我問。

「教授在上位之後，一直大力推行社團民主制度，推舉坐館真普選。」

「什麼？坐館真普選？即是怎樣？」我很好奇。

「即是一人一票選老坐！」

「咦喂？黑社會都有真普選？那麼.....香港特區政府有真普選沒有？」

「嘩！講呢啲。」Robert笑著說。

「你剛才說一人一票選坐館.....是怎麼辦得到的？這些選舉不是要動用很多人力、物力、資源嗎？有人去投票嗎？結果能作準嗎？」我有很多疑問。

「人力我們多的是，而且不少富豪都爭著資助我們，所以這些統統不成問題。」

Robert接著說：「選票方面，我們訂了規矩，身為公司的人一定要投票。所以我們當選的坐館，票數一定比我們特首多很多！至於作準呢.....」他思考了一會兒，「我們的監察制度做得很不錯，不用擔心種票的情況出現。而且投票現場又有幾位長老作監票員，投票後還有專業會計師樓幫手點票。所以，一定沒問題！」

「很厲害.....」我汗顏。

「是很厲害的。」Robert沾沾自喜。

「但是.....這麼大排場，把整個社團的人都叫出來.....警察不理會嗎？」

「警察？理什麼？」

「自稱三合會人士嘛.....集會啲.....拉得啦！」

「警察啲！一家人啲！哪有自己人拉自己人？而且我們又那麼愛國。」

「唔.....你是有道理的.....對了，這選舉是五年一次嗎？」

「是的。」

「下一次是幾時？」

「剛剛才辦完。」

「我有參選嗎？有贏嗎？」我很期待。

「你是當選了.....第一屆的時候.....」他支吾以對。

「然後？」我心感不妙。

「這一屆.....你輸了.....」Robert不好意思的說。

「啊.....」我失望透頂，亦有點擔心。「我不會是那種.....風光不再的大佬吧？」

「不會。輸了之後是有點影響.....有部份生意被吞併了.....但是，連同那些新增業務：生果、中藥、珠寶等等，加起來還是有幾十個億！」

「幾十個億？喂.....我這麼富有嗎？」我喜出望外。

「是呀。但教授.....為什麼.....我覺得你問的東西.....都很奇怪？」他生疑了。

「呃.....唔.....是嗎？嗯.....呀.....可能.....最近喝酒喝多了，還有一點感冒.....咳咳.....所以.....就有一點失憶嚟。」我根本在胡說八道。

「感冒會導致失憶？」他感到難以置信。

「你不是沒聽過嘛？」我一副理所當然的模樣。

「呃.....」他語塞了。

「唉.....話你鸞鳩怕你髒！我也不想說你蠢！唉.....你呀你.....在我感冒好了之前，要盡量配合我，千萬別讓人知道！」

「哦哦.....」

「對了，現在是幾幾年？」我問。

「教授.....連這個也要問？」他很詫異。

「喂！是不是不能問？」我裝腔作勢。

「不是.....今年現在是2021年。」

「什麼？2021年？」我很驚訝。

我轉身看著鏡中的自己，終於明白容顏為何老了這麼多。在這個平行世界裡，我雖然得到了財富、勢力，但卻失去了十年的光陰.....

[8]富婆之死

待大家都整理好儀容後，我、Robert和7位美少女終於捨得離開套房。在走廊靜候的三位黑人保鏢看見我們出來後，亦加入了我們，走在最後排。我們一行人浩浩蕩蕩，正在往酒店的大堂出發。

升降機到達樓層，但由於空間不大，我們被迫分成兩批人乘搭。

我和Robert首先進到升降機內，三位黑人保鏢亦跟著來。他們像三部黑牆一樣，分別站在我的左、右和後方，將我和Robert重重包圍著。

感覺.....很壓迫.....

不知怎的心血來潮，我往身邊的黑人保鏢看了看，仔細辨認著他們的模樣。胖的、瘦的、時髦的.....唔？我突然記起他們了！他們不就是我在地產公司接待過的一位大客—Suki姐的三位近身保鏢嗎？

在發生穿越前的一天，我與人稱「生果女皇」的Suki姐去睇樓。她是一個200多磅的大肥婆，胸部巨大，庸脂俗粉，但非常有錢！單憑她帶著的神秘頸鏈—「創界石」，聽說已經價值連城！這本來是一單十拿九穩的生意，但在途中發生了點意外.....Suki姐因羊癇症發作而被送院，生死未卜。而我亦因此而扔了工作.....

升降機落到地面，我第一時間把Robert抓到一邊問話。

「Robert.....我這三名保鏢.....是哪裡請來的？」我緊張起來。

「他們本來是你相熟的一位富婆的保鏢來的，但她最近死了，你便接收了他們。他們是古怪了一點，但身手不錯啊。」

「富婆？你該不會是說Suki姐吧？」

「對啊！就是她！」

一陣不安的感覺撲到我的臉上，使我腦部缺氧了一下。我意料不到，我的三位黑人保鏢原來就是Suki姐身邊的黑色三連星（這是我取的綽號）！我剛才竟然一直都沒有認出他們來！

「等等.....你剛才說Suki姐死了？她.....是不是羊癇症發作死的？」我很介懷。

「唔.....聽說是鬱死的。」Robert想了一想。

「Suki姐是鬱死的？」我大感莫名。

「噓.....教授.....你別太大聲.....」Robert煞有介事，「那個胖保鏢Alex，他與Suki姐的感情特別好。萬一他聽到我們提起他的傷心事，他又要哭喪半天了。」

「哦哦.....那麼另外兩位.....是Alex的哥哥或者弟弟嗎？」

「他們三個是朋友。高的那個叫呀Jim，沒那麼高的那個叫Luci。他們三個以Alex為首，感情很好，

很團結。」

「叮噓」

乘搭另一架升降機的7位美少女落到地面了。她們看見我後，便走到我面前排著隊，然後逐個走過來向我道別。

「教授拜拜。」

「拜拜……」

我們現在站的位置比較隱蔽，所以這些美少女都很大方，一口接一口的把嫩滑紅唇吻在我的頰上，吻在我的額上，吻得我心如鹿撞。

當第7位美少女都吻過我後，她們便離開了。她們穿過大堂，轉到酒店出面去。我看著她們離開時性感的背影，實在是有点捨不得。

「她們為什麼走那麼快？一起吃早餐嘛。」我邊說，邊擦著臉上的唇印。

「她們是女神嘛，減肥，不吃早餐的。」

「那麼她們去哪兒？」

「Cosplay啊、廣告啊、唱歌啊……這些基本工作嚕。她們早上都是做這些part-time，晚上就來陪教授你打真軍，搵真銀。」Robert淫笑著說。

「原來如此……那我們呢？我們現在去哪？」

「教授有約，要到餐廳裡等等。」

「我約了什麼人？」

「我們約了金主的得力助手。他帶契我們賺很多錢的。」Robert雙目發光。

[9]死黨失蹤

Robert說，每一次與金主的助手會面，我都是單獨赴會的，今次也不例外。Robert和黑色三連星已經去到餐廳入口旁的梳化上待著，只剩我一個人到餐廳裡面去。

起初我不放心，因為我根本不清楚會面的內容。一想到對方會問我問題，不懂回應，我便覺得會搞出個大頭佛來。

不過Robert向我再三保證，說過程非常簡單，連小學生也能勝任。(因為他這句話，我怒瞪了他很久。)

一般情況下，金主的助手只會向我進行幾分鐘的簡報—總結之前的工作、交代之後的安排。就是如此而已。

既然Robert說得如此肯定，我便姑且信他一次吧。

餐廳裡，我挑了個窗口旁的位置坐下來。這裡被陽光照射得到，令我精神了點。我放目四周，發覺這個時段客人很少，很寧靜。我趁著這份空間，開始思考、理順一下我剛才所經歷的事情.....

剛才在套房裡，那個model真人很上鏡，小蠻腰很吸引，肚臍也很漂亮.....而那個鬼妹的身材亦很誘人，皮膚亦白得像雪一樣，如果可以吸一口.....

喂！

我怎麼在想著這些無謂事情啊！現在發生一件大事呀！我.....我穿越了！毫無先兆的穿越了！一覺醒來，我變成另一個人.....不對！我不是「變成」另一個人，而是我的過去改變了，導致我得出不一樣的人生！當中最大的轉捩點，是自從我跟了火人，成為黑社會開始.....

雖說我現在的生活過得很不錯，很有錢，但現在是2021年啊！我忽然老了十歲！我有可能要回那十年的光陰嗎？

話說回來，我究竟是怎麼穿梭的？毫無頭緒！醒來之前最後的印象，不就是跟Robert和Herbert到那間叫「Timegap」的酒吧去喝酒嗎？

(Herbert是個死肥仔，也是我的死黨之一。他沒有像Robert那麼蠢，但說話卻常常帶刺。我們三個自小學開始便認識，現在在同一間公司上班。)

對了.....Herbert呢？怎麼我身邊只看見Robert？

我回想一下，當年在足球場上被火人踢入會，Herbert也在場的，而且他更是渴望入會的一個。如果我、Robert和Herbert都加入了黑社會，而我又變得飛黃騰達，他們都應該會加入我的陣營才對啊。怎麼可能只得Robert一個？

想到這裡，我突然感到一陣心寒。因為我想到一個最壞的可能性—Herbert與「教授」一起打江山的日子裡，他很可能已經.....

被殺害了。

[10]神戶牛柳

對於穿越、或者Herbert的事情，經過一輪苦思之後，我還是什麼都沒有想得通。現在只有更加的混亂。我的肚又已經餓得咕咕作響，我這才想起來，其實我連早餐也未吃。

曾聽說過，深度思考會令大腦消耗大量能量，胃部會因此而發出飢餓的警號，好讓你盡快進食，保充更多能量以作使用。

現在我餓透了，缺乏能量了，我好應該把那些煩人的事情暫時扔到一旁，乖乖聽從胃部的指示，先補給一點能量，才再作打算吧。

我拿起餐牌，開始翻看著裡面有什麼好吃的—

英式早餐 / 港式常餐 / 中式點心

這些款式都未能吸引我，於是我繼續往後面翻看著。我翻到晚餐的最後一頁，是我最愛的牛排大餐，我被它深深吸引著。

是神戶牛柳，而且是受賞牛！照片中那色澤、花紋，看見已經垂涎欲滴。我甚至連它煎出來的香氣，都已經幻想得到！

這東西聽說過很多遍，但是吃，倒是未試過。想不到這酒店餐廳也可以嚐到神戶牛。現在很餓，如果可以吃這個.....

我看了看價錢，過千元！令人卻步.....不過，一想到我現在的身份是「教授」，身家今非昔比。區區千元的食物，對我來說，應該不值一提。

我開始往身上的衣袋裡找著、找著，試圖找出我的銀包。我想裡面的錢，應該多得嚇自己一跳才對。但我找了良久以後，才發覺根本找不著.....

Robert很可能幫我在託管著錢包.....失策！我是不是該走過去問他拿點錢呢？但是.....這好像很丟面子.....怎麼辦好呢？

「教授，有什麼可以幫到你？」一位侍應主動走過來招呼我。

「你知道我是誰？」我感到驚喜。

「當然知道。大名鼎鼎。」侍應拍馬屁。

「這就好辦！我要這個，」我指著餐單興奮地說，「還要一杯可樂。」

「噢.....這個是晚餐.....」侍應面有難色。

「不行嗎？」我有點失望。

「呃？不會！我立即叫師傅弄。」侍應唯命是從。

「等等，還有.....」我差點忘了最重要的部份。「賬單，發給他。」我指著餐廳入口旁的Robert，「那個男人幫我付賬。」

「喔.....沒問題.....我照著辦。」侍應恭敬地離開。

計劃通！我暗地歡喜。果然作為一個大人物，在很多事情上，都是很方便的呢。

我在期待著一會兒後我的和牛大餐會有多美味。而這個時候，餐廳入口處有一位穿著寶藍色西裝、白色西褲的男人走進來。我想他就是Robert口中的金主助手。

那個男人越走越近，我終於可以看清楚他的臉.....

「Kingston？」我感到詫異。

「教授你好。」他虛偽地微笑著。

[11]金主助手

在原來的世界裡，我喜歡上一個叫羅森的女生，她是個歌舞劇團的成員。而這個Kingston，他是劇團中的首席男演員，是個萬人迷。我一直覺得，Kingston對阿森有意思，所以.....他算得上是我的情敵！

我看著面前的Kingston，他的容顏與原來世界相差無幾，一樣青靚白淨。明明經過了十年的歲月，為什麼他和Robert都保養得這麼好？而我就很老土？(押韻！)

一想到這，我再次生起疑心。我環顧四周，想搞清楚自己是不是成了真人show的主角。到頭來.....當然一無所獲，更引來Kingston的奇異目光。

我平復一下心情，決定用言語去試探他。

「Kingston.....」

「嗯？」

「你認識一位叫羅森的女生嗎？」我單刀直入。

「羅森？」

「她英文名叫Rosen，有印象嗎？」

「Rosen.....」他認真思考著，「這個名字，如果有認識的話，我一定記得。可惜沒有。」

「哦？」他表現得很自然，沒有任何蛛絲馬跡。而且我竟然忘了，他本來就是個演員，而且是優秀的。

「最近還好嗎？那隻股票賺了不少吧？」他主動帶起其他話題。

「呃.....是呀.....」我傻笑，根本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老闆覺得你們幫得手，這些便利一定會陸續給你們。」他說這個的時候，充滿著自信。

「謝謝.....」我不自覺地變得謙卑。

「好了，我們開始談公事吧。上次收樓.....」

「教授，你的神戶牛排。」

Kingston的說話被打斷，原來是我的大餐剛好送到。

侍應將一張餐台般大小的流動鐵板車推到我們側邊。熱氣在鐵板上面飄升。一位身穿和風料理師傅裝束的男人拿著一塊乾淨木板，上面放了一塊粉紅色、雪花紋理的肉。他向我們展示著。

「這個就是.....神戶.....受賞牛？」我眼前一亮。吞一舌口水。

「沒錯。你們要拍照留念嗎？」侍應問我。

我看一看Kingston，他沒有表情，沒有回應。我有點作弄意味的，替他作了個決定。

「好。」我說。

我坐到Kingston旁邊，有點親密地，與他各捧著木板的一端，面向鏡頭微笑著。

「看著鏡頭。預備，三、二、一。」

「咔嚓」

侍應把手機交回給我，我看了一眼，發現照片中的Kingston一點笑容也沒有，很不情願，但卻非常好笑。

「你剛才沒有笑。要再來一張嗎？」我故意問他。

「不用。我很少拍照。」他很冷淡。

「這張照片要我發給你嗎？」

「不用.....教授，我們重回正題好嗎？」他顯然有點不耐煩。

「沙沙沙沙」

師傅把切成小塊的牛柳粒，每次兩塊的在煎著。鐵板車雖然安裝了小型抽油煙的裝置，但牛脂在加熱後飄散出來的油煙，依然不斷地撲進我們的鼻孔之中。

「咳咳.....」Kingston猛咳嗽著。

「你沒事吧？」

「油煙.....」他表情極難受，然後向師傅做了個手勢，「走開一點！」

師傅黑著臉，放下手上的功夫，與侍應合力把鐵板車拉遠一點。

「嗯.....唔.....」Kingston大口吸氣，像死裡逃生。

「你咳得臉都通紅了.....」

「我有哮喘。」

「你有哮喘？」我不可置信。「你跳舞的呢，你竟然有哮喘？」

「我跳舞？」Kingston皺起眉頭，不明所以。

「啊.....沒事.....」

我不自覺地，把兩個平行世界的事情給搞混了。

[12]三件事情

「這份神戶牛柳很貴，我只預了自己的份.....」我不好意思地說。

「隨便。」他根本不在乎。

「幫你叫別的？」我問。

「我不餓。」他斬釘截鐵。

我看著Kingston的表情就覺得很好笑。一向孤高的他，現在想怒而不敢怒，對我克制到不得了。

「教授，我們講回公事好嗎？我還約了人。」他有點急躁。

「好，你說吧。」我快要噴笑出來。

Kingston看了看我們身邊那位師傅和侍應生，認為他們不會聽到我們的說話後，才開始小聲地道。

「三件事情。第一，收樓的事。我們已經叫了傳媒配合，盡快幫你淡化。」

「收樓？」我不明白。

「剩餘的業權，無論你用什麼方法去收，我們都沒有意見。不過，最好不要再有人受傷了。」

「喔.....哦.....」對於他說的事，我開始有點頭緒。

「第二，那些出事的管理員，要全部換掉。新來的一批，要統一他們的服裝、髮型。不要再那麼容易被人認出來。」

「好的.....」我似懂非懂。

「最後，關於坐館的事.....」Kingston的神情一瞬間變得很陰險，「聽說你都安排好了，對嘛？」

「吓？」我感到不安。

「嘿.....我們還是有辦法知道的，你不需要隱瞞。人家說『做生不如做熟』，老闆認同，所以他只想跟你說一句—祝你馬到功成。」

「喂.....等等.....我不明白.....」我被搞得一頭霧水。

「我是時候走了。希望下次見面時，我能夠好好恭賀你。」他站起來，離開。

「等一下！」

「你的神戶牛柳已經好了。」

師傅把一碟燒好的牛肉端到我面前，同時間把我給攔下了。我眼睜睜看著Kingston遠去，內心留下疑問一堆。

Kingston穿過餐廳出入口，然後離開酒店範圍。Robert見他離開後，便向我看過來。我對他比個手勢，把他召到身邊。

「教授，找我？嘩.....和牛.....」

「有事問你.....剛才那個男人跟我講起幾件事情—收樓的事和管理員的事，這些你都知道麼？」

「知道。這些事情你一向交給我打理。」

「很好，這些可以容後再談。另外還有一件事情.....我是比較介意的.....」

「請說。」

「他說起坐館的事.....他說已經暗中知道我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他說這些話的時候，表情很衰，讓我有點心寒.....你知道他說的是什麼事情嗎？」

Robert充滿疑惑，想了好一陣子。「不知道。」

「嗟.....你不是一直在我身邊，幫我打點事情的嗎？」我對他表示失望他。

「是啊.....但是有些敏感的事情，你還是會親自處理啊.....」

「是嗎？」我相信他。但不屑。

我打發了Robert離開，暫時放下這些疑慮。

我看著面前燒好了的和牛，氣味很香，賣相吸引。趁著它還是熱騰騰的時候，我急不及待把其中一塊放到口中。

唔.....味道很棒，入口即溶，滿口都是和牛香濃的油脂。我咀嚼幾口，便忍不住把它滑落到我的喉嚨裡面。我接連再把幾塊送到口中，直至舌頭得到滿足後，才暫時停下手來。

我打算喝一口可樂，沖淡一下味蕾。伸手時，不小心把玻璃杯打翻在地上，應聲粉碎。

我望向地上那些碎片的時候，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突然抓住心頭。我如夢初醒般的，慌張地環視身邊的景貌。

多麼熟悉的感覺.....究竟是為什麼呢？我想不起任何的線索。是心理作用？還是因為穿越，而搞得我有點神經質呢？

這種不安的感覺在潛意識中困擾著我。它好像是為了提醒我，讓我去記起一些遺忘已久的重要事情...

...

[13]名貴跑車

吃完牛排大餐後，我感到非常滿足。現在，我們也是時候離開酒店了。

我、Robert和黑色三連星正前往露天停車場拿車。忽然，我想起一件重要事情，要跟Robert立刻解決。

「怎麼我身上一毛錢也沒有？」我想起剛才點餐時的尷尬情況。

「一般都是我幫你拿的。」Robert答道。

「這樣不方便，全部拿出來。」我命令他。

Robert有點不情願地，從衣袋裡拿出好幾疊銀紙。這裡相信有好幾十萬。我這輩子沒見過人隨身帶著這麼多錢，這次真是大開眼界。

我把這些銀紙一把搶過來，滿滿的塞到自己不同的袋口中。

「還有沒有？有沒有？」我追問。

「全部的了.....」Robert感到為難。

「以後我自己袋著。」我暗喜。

去到露天停車場，我發現這裡停泊了不少名車，像個名牌車展一樣。我心想要是這裡其中一輛是屬於我的，也夠我心滿意足了。

Robert走到一輛房車側邊停下來，我輕輕的抬頭一看—

「Bentley？」我自言自語，內心激動。

據我所知，這款車差不多要一千萬元一輛，是真正有錢人的身份象徵！

Robert用遙控器把車門解鎖後，我便急不及待的跑到司機位置坐進去，並開始研究著裡面的東西—

真皮座椅、羊毛地毯，還有那個音響、鈦盤.....每一部份都造得像件藝術品一樣，簡直令人驚嘆！而且Bentley的表面雖然奢華，但內裡卻有個熱血靈魂。因為，它使用的是賽車引擎！

真正的享受，一定是在於驅動它的時候。唔.....我已經難以按捺了！

「咯咯」

Robert敲了敲車窗，我驚覺地望過去，發覺他們全都莫名其妙地看著我。我想我剛才一定是太過樂極忘形了吧.....

我冷靜一下，按下按鈕，慢慢把窗退下來。「你們幹什麼？」我裝作若無其事。

「教授.....我們出發沒有？」Robert尷尬地說。

「出啦，你們上車吧。」我說得理所當然。

「但是一般.....都是由我來駕駛的.....」Robert解釋著。

「這次由我來駕駛，不行嗎？」我堅持著。

「這樣.....真的好嗎？」Robert似有難言之隱。

「嗟.....又怎麼啦？」我感到煩厭。

「你曾經說過.....有司機的大佬，才会有威嚴.....」Robert膽怯地說著。

「我有這樣說過嗎？」我質問他，因為我沒有印象。

「是的。」他肯定。

「唉.....」我反一反白眼，快要說不下去。「我是說過.....但我們現在才五個人，威嚴.....要做給誰看啊？」

「我們不只五個人.....我們有十幾個人啊.....」Robert說。

「啊？」

Robert示意我望向他的身後，我才發現原來一直站著八個男人。他們身穿黑衫黑褲，臉上冷酷無情，但卻在彎腰低頭，對我非常謙卑似的。

「他們是誰？」我感到錯愕。

「他們是你的手下，也是你的保鏢。」Robert說。

「教授！」那八個男人異口同聲。

「又是保鏢？這麼多人幹嗎？」我不理解。

「我們黑社會，比較多仇家.....而且這些.....都是你之前嚴厲要求的.....」Robert戰戰兢兢地說。

我語塞，然後嘆一口氣。或許「教授」原先的安排，真的有他的道理。我內心掙扎了一下，一臉不爽的把司機位讓給了Robert。我圍著車子繞了半個圈，坐到前面的乘客座。我扣好安全帶，望一望後座，發現只得Alex一個人。

「呀Jim和Luci呢？」

「他們坐別的。」Robert說。

身旁的一輛法拉利四門驅動了引擎，引得我望了過去。我看見呀Jim和Luci坐在那輛跑車的前面座位上。

「他們坐法拉利？有沒有搞錯呀？」我很羨慕。

「沒有搞錯。你說他們做你的保鏢，車一定要夠型！」

「型？但是……」

我看著身邊那輛法拉利，外型真的很出眾，羨煞旁人。但裡面的呀Jim和Luci，他們巨大的身型配上這輛車，空間真的有夠小。現在他們兩腿都屈曲得很不自然，像整個人摺起來一樣，看著有點滑稽。

「Robert……」

「是。」

「回去之後，買一輛大一點的車給呀Jim他們。」

「好的。」

「記住二手便宜貨就可以。」

「呃……」

「還有。」

「是。」

「以後法拉利留給我。」

[14]當個殺手

Robert載著我和Alex，把Bentley開到公路上。緊隨我們的，是裡面有呀Jim和Luci的法拉利。而我那八位兼任保鏢的手下，他們分別坐上兩架黑色豐田，駛在前面幫我們開路。

這一刻，我覺得自己好像當了國王一樣。尊貴到不得了。

「我每次出門都這麼大排場的嗎？」我不禁好奇。

「是啊。教授你當坐館的時候，還曾經有警察車隊幫你開路呢。」Robert一邊駕駛，一邊得意地說。

「曄.....豈不是很威風？」我感到自豪。

「小意思啦。我們跟政府是一家人嘛。而且那些高官啊，都跟我們都打好了關係。」他飄飄然的。

「真捧.....如果可以讓阿森看見.....」我喃喃自語。

「什麼？」

「沒事沒事.....」我沈思了一會兒。「Robert.....」

「在。」

「我想你幫我找一個人。」

「找什麼人？」

「我想找一個叫『羅森』的女生。他跟我年紀一樣大，很可能住荃灣。」

「呃.....那麼.....我該怎麼辦？」Robert想來想去。

「你要我教你該怎麼辦？」我問他。

「對不起.....我不知道.....」他低聲認錯。

「你剛才不是說那些高官都跟我們打好了關係的嗎？」我提醒他。

「是啊，有些還稱兄道弟。」他再次得意起來。

「那麼你幫我聯絡他們，叫他們幫個忙，不就好了？」我勞氣地說。

「喔？是啊！我怎麼想不到？」Robert一言驚醒。

「唉.....」我反一反白眼，嫌棄地說：「我當初怎麼會找你當我的助手啊.....我真的不明白.....」

「哈哈，我也是這麼想的。我明明跟你說，我想當殺手的嘛。」

「你當殺手？」我感到錯愕。

「是啊！我覺得我有天份。」Robert滿滿的自信。

「天啊.....哪來的自信？」我厭惡地說。

「哈哈.....不行嗎？」Robert感到羞愧。

「當然不行啦！我告訴你.....憑你這顆腦袋，你當殺手的話，死很久了！你老母傷心啊。到時候任務辦不成，還害得我要給一筆恩恤金.....不行不行！」我不留情面地說。

Robert聽後臉色一沈，默不作聲。頓時間，車廂內變得異常寧靜，氣氛亦顯得非常尷尬。

幾秒鐘之後，我開始後悔了.....我無端端怎麼用詞那麼重？而且我剛才的失言更令我想起一個我很討厭的人—我在原來世界的老闆—達哥。

(達哥是我原來世界的老闆—
皮膚黑，身型瘦削，頭髮又長又曲。而最出名的，是他的一把毒舌，全公司的人都試過被他罵個半死！)

一想到，我竟然變得像達哥一樣，我真的無地自容.....

權力、階級真的會使人腐化嗎？還是單純地，我多年來一直取笑Robert的傻頭傻腦，而不自覺地產生一份優感，而使我變得越來越過份呢？

身為大佬，大概沒幾個會向自己的手下認錯吧？但一想到Robert同時是我的好朋友，身份特殊.....思前想後.....我還是道個歉吧！

「對不起.....」我對他低聲下氣。

「哈哈.....沒事.....」他強擠笑容。

「有夢想是好的.....」

「嗯.....我會繼續努力.....」

幾句話後，氣氛沒有好了多少。車廂中，只有間中由後座傳來的—Alex發出的鼻鼾聲。我倆沈默不語，直至一會兒後，我才跟再次跟Robert聊起一些無聊事。

「我們現在去哪兒？」我問。

「回家啊。今天一整天都沒有特別節目。」

「做大佬這麼閒的嗎？」我不了解。

「做大佬當然閒啦。」他笑了一笑，「要不要巡視一下業務？珠寶店最近的生意很不錯。」

「不了.....我對這些都不大興趣，賺到錢就行了。對了，我現在住哪？」

「不就.....半山區那邊嘛。」

「哦？半.....半山區？」

我驚喜得大叫出來，嚇得Robert抓不隱鈦盤，令車子顛簸了一下。而後座的Alex也被我嚇得驚醒，東張西望，以為有什麼事情發生。

其實住在半山區，對於一個黑社會(前)坐館來說，算不上什麼出奇的事。只是因為我從來都沒有想過，反應才會那麼激烈。

現在的我充滿期待。腦海中，正在幻想出我心目中最想要的一千種超級豪宅的模樣。那些都是我在原來世界裡，一輩子也沒可能住得進的dream house！

[15]不速之客

「就是.....這裡嗎？」我問Robert。

「是啊。」Robert答道。

我們到達了屬於我的---位於半山區的豪宅。我看著感到驚嘆。

這裡是那種有私人後花園、車位、游泳池的獨立屋。從外面看，這獨立屋分成三層，每一層起碼二千多呎，而地下那一層的樓底是特別高的。

外觀已經如此吸引，裡面的布置一定是更加的貴氣。我已經急不及待想衝到裡頭參觀一下！

推開大門，穿過門廊才到達主廳。這裡非常寬敞，而且裝潢金碧輝煌。我被一盞水晶燈吸引著，而它的正下方放了在一張梳化。我看見媽媽坐在上面。

媽媽的頭髮染成啡金色，梳了一個端莊的髮型，身穿的衣服非常貴麗。雖然在這個世界，媽媽比原來的世界老了十歲，但看起來反而是年輕了。看來，我們的日子過的真的很不錯。

媽媽身邊坐了一團人，與她談天說笑。我沒認錯的話，他們就是我最討厭的一家人---即是我的伯娘、堂姐，和她的三位兒子。(看來除了志忠之外，這十年間，堂姐又生多兩件。)

記得當年爸爸還在生的時候，他的電器生意做得不錯，更與朋友到海外合資搞生意。伯娘、堂姐見利想分一杯羹，便主動提出合作。爸爸很隨和，一口答應。直至後來爸爸出事了，死於空難，伯娘他們沒有關心我們之餘，反而第一時間向我們追錢。

我發誓永遠不會忘記她們的所作所為，鐵定心腸要與她們斷絕來往。唯獨媽媽很念親情，依然與他們保持聯絡。

在這個平行世界中，我和媽媽變得富貴了，跟她們的關係似乎又變得更加密切.....

[16]滅門慘劇

「媽。」我走到媽媽面前，輕叫她一聲。

「嗯。」她反應有點冷淡。不過沒所謂，她經常這個樣子。

「阿飛，回來喇？」伯娘、堂姐主動打招呼。

我瞥了她們一眼，故意不作回應。伯娘、堂姐的表情即時顯得尷尬。

「志忠、志成、志強，你們叫堂舅父吧。」堂姐借意打圓場。

「堂舅父。」志忠說。

「彈鳩苦。」志強說。

「.....」志成只是看著我，沒有說話。

我向三個孩子點點頭，客套地問：「你們今年幾歲？」

「志忠13歲，志成9歲，志強3歲。」堂姐搶著代答。

「哦？」

我看了看面前這三位男孩，最年長的志忠最有禮貌，剛才叫我的時候還會輕輕的鞠躬。志強也不錯，雖然語音未正，但聽教聽話，樣子可愛。至於志成.....不知怎的，他由剛才開始一直用奇異的目光看著我，令我很不舒服.....

「堂舅父。」志成說。

「誼？乖！」終歸還是叫了嘛。

志成乖巧地走過來，輕輕拉著我的手，「什麼是黑社會？」

「吓？」我意料不到。

面前這一位天真無邪的小朋友，突然問了這麼一道難以回答的問題，實在是令我方寸大亂.....

我看著媽媽，又看看堂姐，希望她們為我解難。但媽媽只對我做了個生氣的表情，示意我盡快解決；而堂姐則一味用驚恐的表情看著我，又看看志成。她一樣是不知所措。

「啊.....哈哈.....志成.....為什麼問這個呀？」我試著耐心應對。

「媽媽說，當黑社會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誼？」我再次被衝擊了。

「志成！不準沒禮貌！」堂姐大叫，一臉發青。

但志成不為所動。他一直站在我面前，靜待我的回答。

「嘿.....志成叻仔喎.....懂得問這個.....唷！堂舅父沒有準備什麼禮物給你。不如就給你一點零用錢，讓你跟哥哥去買糖、買玩具，好嗎？」我假笑著，把幾張一千元紙幣塞到志成手中。

「我不要你的污糟錢！」志成一手甩開我，令紙幣都掉到地上，我目瞪口呆。

「志成！」堂姐衝到志強身邊摟著他，紅著眼，「阿飛.....飛飛哥.....不.....教授.....剛才那些說話，可能是志成從同學身上學來的。你大人有大量.....不要怪他.....求你放過我們吧。」她聲音顫抖，快要哭出來了。

「媽媽，堂舅夫是不是會找人劈死我們？」志成說。

「啊？收聲！收聲收聲收聲！」堂姐歇斯底里，用力摀住志成的嘴。

「媽啊.....」大兒子志忠被堂姐的反應嚇倒了。

「你們兩個！過來！」堂姐喝令。

志忠拖著志強走到堂姐身邊。堂姐即把他們按到地上，向我跪著。然後堂姐摟著志成爬到我的腳邊，死命拉著我的腿。

「對不起.....教授！求你放過我們吧！」她苦苦哀求。

堂姐與幾個兒子哭得風聲鶴唳，猶如上演滅門慘劇。主廳中，有幾個站到一旁的傭人，她們也被感動得落淚起來。我望向媽媽，本想救求，但見伯娘亦同樣跪在地上，在她的腿上又哭又叫，連假牙也吐了出來。

媽媽用怪責的眼神看著我，搖頭嘆息。而我也是十分無奈，很想離開.....

[17]母子之間

歷盡千辛萬苦，我終於擺脫了堂姐一家人。然後，我在這大屋中逛了好幾個圈，就連天台我都參觀過後，才捨得返回到自己的套房之中。

現在我在「教授」的套房的浴室裡面，我坐在馬桶上，一邊小解，一邊在研究這裡的裝潢。

這個浴室與我想像中的有點出入，它沒有我想像中的大，而且是企缸。我心目中的夢幻浴室，是必須有個特大浴缸，好讓我和女伴來個香艷的鴛鴦浴。今早那間Globe Hotel總統套房的浴室，就正正是我心目中的那種類型。不過玩耍的地方和休息的地方，終歸會有所不同嗎？

小解完後，我離開浴室。我又研究一下這間套房佈置。

作為黑社會大佬，這個套房果然夠大，一千多呎。這裡除了睡床之外，還包含了獨立浴室、衣帽間和辦公空間。所有東西都收放得很整齊，但它的佈置、擺設，卻老土得可以。所有東西都以土豪金為主色調，全部都是金、金、金.....

我的睡床很大，這是我自小夢寐以求的。而大床的正前方，掛了一幅特大號的、我的肖象畫。肖象中的我，身穿衣帽間唯一能夠找得到的，同款的白色西裝、喇叭褲。而我的髮型，當然還是那個齊蔭冬菇頭啦。

我站在全身鏡前，再次細看一下自己的這身裝束，這個髮型.....唔.....我真的不能接受下去。說老實話，來到這個世界後，我每次經過鏡子，都會把自己嚇一跳！

好，我決定好了.....

我返回到樓下主廳，看見媽媽、堂姐和伯娘仍在，而三個小朋友已經去到偏廳看電視。

堂姐、伯娘一發現我，便對我微笑打招呼。但現在她們看我的眼神，比起剛才拘謹多了。媽媽察覺氣氛有異，主動走過來，拉我到一邊講話。

「你出來幹嗎？返回房吧.....」

我不可置信，她竟然一來便趕我走。我的心情，變得有點差。

「這裡是我的家，我喜歡到哪，是我的自由。」我故意反駁。

「嗚.....你知不知道，我們本來聊得好好的。你每次出現，整個氣氛都變了。」她埋怨我。

「媽啊.....我才是你的兒子啊.....怎麼要走的人是我？妳老愛跟他們來往，但他們都不是真心的。他們想佔妳便宜呀。」我用心良苦地說。

「閉咀！他們始終是你的親戚啊！在你還未出世的時候，我已經認識他們。真心不真心，媽媽比你還

清楚。」她不但維護她們，還教訓我。

我咬牙切齒，按捺著心中的怒憤。

「你還記得嗎？爸爸剛死的時候，她們做了什麼事情。」我提醒她。

「我只知道這幾年，陪我吃飯，陪我聊天的，都是他們！」

我呆了。面對媽媽的指責，我頓時間無言以對，更有點羞愧起來。的而且確，在原來的世界，我很少陪她。而這一個平行世界的我，想必會更少了把.....

「我遲一點，會抽多點時間陪你.....」我有點內疚著。

「你說過十萬九千次了。」她意氣難平。

「這次.....是真的.....」

「那麼，你現在留下來食飯吧。」

「我不想跟他們食.....而且我剛才食了.....我又想出去買點東西.....」我感到為難，試著解釋。

「得啦得啦。大忙人。」她沒好氣。

媽媽現在對我的每一句話都咄咄逼人，我也感到沒癮。我輕嘆一口氣，向她道個別後，便氣沖沖的離開，一直走到大門前面，才轉身回看她一眼。

我看見媽媽回到梳化上，表情是板起來的。但當她跟堂姐、伯娘開口談天後，她的表情又變得舒坦了。

看著這個情景，我感覺自己才比較像個外人。我的心.....真的很不舒服。

[18]來狂歡吧

剛才被媽媽訓斥的事，依然影響我的情緒。我黑著臉去到露天停車場，Robert和黑色三連星一看見我，便全都走過來。

「教授，出街？」Robert注意到我的黑臉。

「我想買一批新衣服，弄一弄頭髮，散散心.....」我沒精打采地。

「沒問題，上車吧。」

「等等.....我想開法拉利。」

他們聽到我說這句話後，所有人都驚奇地看著我。

「你說.....想『坐』法拉利？」Robert試探我。

「我說.....想『開』法拉利。我想駕車啊。」我有點脾氣。

我等不及Robert的反應，自己走到呀Jim面前，向他攤開手板。

「Key？」

呀Jim無奈地交出車匙。

我按下車匙上的遙控，解鎖。拉開車門後，我便坐進法拉利的司機位置。我摸著鈦盤，深呼吸著，心中一陣難以形容的興奮。

「喂，你們找三個人陪我，試試我手車。」我對他們說。

話音剛落，Luci最先有反應。他從Robert手中搶走Bentley的車匙，第一時間跑去取車。剩下的三個人，他們互相看了對方一眼，便面如死灰的走過來。

「怎麼了？你們就那麼不想坐我開的車嗎？」我斥責他們。

「不是.....我們只是怕你不習慣這一輛.....」Robert不好意思地說。

「你給我放心。」我充滿自信。

他們坐好後，我扭動車匙，驅動引擎。引擎運作起來了，爆裂聲傳到我的耳中，我的心情隨即好了起來。現在的我感到混身是勁，好想瘋狂一番。

「考到車牌之後，我就一直都沒有駕過車.....你們還是扣好安全帶吧。」我提醒他們。

他們聽後立刻照辦，不敢怠慢，引得我笑了出來。

「好！Let' s go party！」

我駕駛著法拉利，在公路上風馳電掣。當掌握到這輛車的特性後，我開始得心應手。我望望身邊、後座，乘客們都比剛才放鬆得多。

音響播放著Robert手機中的流行音樂，我把音量調到最大，隨著強勁節拍，我們的腦袋晃來晃去。漸漸地，我們更是整個上半身都舞動起來。

這些音樂，有不少我都會的，很自然地，我便唱起歌來。為了炒熱一下氣氛，我更故意對著Robert高唱，而且非常賣力。

Robert起初比較拘謹，但慢慢受我影響，他也開始唱歌了。他唱得比我投入，比我奔放。

後座的呀Jim和Alex，他們除了扭動身體外，一直都沒有開口。我以為他們少聽粵語歌，不懂得唱。但不知怎的，突然播了一首懷舊金曲—《盡興今宵》，他們倆便開始高歌起來。

我與Robert首先是呆了，然後是大笑。我們所有人一起合唱著，心情非常愉快。剛才所有的煩惱事？統統都拋諸腦後了。

[19]轉換形象

我們到達名店商場。在停車場泊好車後，我們便首先去到一間名牌西裝店。

我為自己挑選了幾件稱身有型的西裝、恤衫和西褲，還有幾對皮鞋。我穿起其中一套，走到全身鏡前，把我那冬菇頭的頭髮全部梳到後面，然後綁起。我終於在鏡中看見一個比較「正常」的自己，非常感動。此刻的我，容貌雖然比原來世界老了一點，但穿起這些名牌衣服後，還是有幾分自豪感。

除了買東西給自己，我也幫Robert他們買了幾件好看的—

我幫Robert揀了一件恤衫和背心。他穿上後，整個人的氣質都提升了；我換掉黑色三連星原本那些闊身的老土西裝，新西裝換成流行的貼身剪裁。他們三個，現在有點像外國雜誌中的模特兒一樣，有點神秘，有點高冷。

到了埋單的時候：十五萬元。

我面皮抽動了一下，心臟跳快了一拍。

我抓一抓衣袋中的銀紙，用去一疊。雖然找清了款項，但還是有種肉赤的感覺。

衣服搞定後，就到髮型。我叫Robert幫我找了一間星級髮型屋。

髮型屋的人知道大名鼎鼎的教授要過來，便立即找來店中最出色的髮型師，讓他把手頭上的booking全部推掉，就為了一心一意的服侍我。

我坐到理髮椅上，看了看雜誌，點了個有型的髮型，讓髮型師照辦煮碗的幫我搞一個。另外，我亦找了四位髮型師去幫Robert和黑色三連星他們打理一下髮型—

Robert的頭髮本身保養得不錯，他只須重新漂色和修剪一下便已經很好看；Alex不知怎的來了興致，電了一個爆炸頭，這是意料不到的；呀Jim的平頭裝中間，染了一條粗間的金色，有點復古的味道；最後，最大工程的就是Luci。他把原本的長辮子拆去，兩邊under cut，然後把頭髮都梳到一邊去，還做了負離子和染色。

等到Luci的頭髮大功告成後，我看了一眼，便立刻聯想到「Fantastic Baby」中的G-Dragon，我即興的為Luci借來一幅墨鏡。而他帶上之後，果然立刻變成一個rapper巨星；我站在他身邊，氣勢完全比下去，只能夠淪為一個討簽名的fans。其後，我們還花了一點時間與巨星Luci合照，就連髮型屋的人也一起玩得很開心。

現在，我們每一個人的髮型都搞好了。我站在鏡子前面，終於可以完全接受自己的外型。而Robert和黑色三連星，他們就各有各的獨特風格，很是滿意。

[20]音訊全無

離開髮型屋後，我們又再次回到購物的環節上。

這一次，我一口氣買了幾套手辦模型、限量版波鞋，一堆黑膠碟。這些東西所花去的金錢都只屬小數目，所以一合眼緣的話，我就直接買。

接著，我又買了單反相機、爬山單車、一堆書籍，和各類的遊戲機(連同遊戲光碟)。我還貪玩地，第一次去到古玩店內逛了個圈，買了幾個杯，幾隻碟。

最後，我們到了一間咖啡廳稍作休息。Robert他們點了咖啡，我點了果汁。我花了幾個小時，悠哉悠哉地看完一本翻譯小說。

「呼.....」我蓋上書本，感到滿足。

一想到以後的日子都可以這麼閒，錢又這麼多，人生.....真是快樂無比。

轉戰了幾個購物熱點後，我想買的東西都暫時買得七七八八。現在是晚飯時間，我一邊駕車，一邊和他們討論著應該到那間米芝蓮五星級餐廳去用膳。

開車的時候，我們經過了演藝學院。我看見它的外牆正在懸掛一幅特大型的宣傳海報---外國知名的I-CAC歌舞劇團，他們又來到香港作演出了！

看著這張海報，我便聯想起在原來世界我一直很喜歡的那個人---羅森。於是我的內心，又變得不安份。

在原來的世界，我由一個夢想青年，慢慢淪落成一個失意打工仔；而阿森，自我們初相識以來，她已經慢慢蛻變成蝶。我自知我們的距離變得越來越遠，自卑的我亦打算與她從此疏離，但其實，我還是一直很留意她的動向，內心未曾真正離開過她。到現在，去到這個世界之後，我是變得風光了，可以與她匹配了，但我卻無法得知她的任何消息。我與她完全失去了聯繫，試問我還怎麼能夠真正的開心起來呢？

一想到這，我便難以按捺。

我急扭軚，把車突然駛到倒方向的行車線。這個舉動嚇了Robert他們一跳，也令我身邊的車隊無所適從。但我顧不了那麼多，因為現在的我，心急如焚。

我不顧一切地駛著，直到演藝學院門口才停低。甫下車，我便第一時間衝到大堂裡去。我拼命地翻查著所有的場刊、小冊子，試圖在裡面找出阿森的蹤跡，藉此得到與她的一點聯繫。

很可惜，我把所有的場刊、小冊子都看過一篇後，就是沒有我想要的。

我很茫然。

我剛想到，最近她可能沒有演出，所以沒有任何的宣傳；亦可能在這個世界上，她根本不是一位歌舞劇演員。我竟然想在這裡找到她的消息，實在太局限了！我一定是發傻。

但我還不死心，我開始在網絡上尋找著有關她的資料。在這個世界上，如果她同樣是個歌舞劇演員的話，以她的天賦，她如今的成就一定足以在網絡上留下痕跡。不理怎的，我總得試一試。

「教授你在幹什麼。」Robert走到我身邊講話。

「我在找阿森……」我有點焦慮地說。

我用阿森的中、英文名字在網絡上翻查著，得到的結果有竟然有幾千萬個！我花了一點時間，聚精會神地篩選著……

可惜……最後還是什麼都找不著。

她沒有打出名堂嗎？還是真的沒有跳舞？喂……這是她的夢想啊……

會不會她出道之後，換了一個藝名？沒可能……她說過她一定不會這樣做！那麼……究竟是……

可能性太多了，我不得不放棄。

[21]身份特殊

我垂頭喪氣的靠在一邊，身邊的Robert一直莫名其妙地看著我。

「教授.....你還好吧？」他擔憂地說。

「嗯.....」我突然想起一件緊事，「對了！早上我叫你找的那個女人的資料，找成怎樣？」我抱有一絲希望。

「呃.....我還沒有收到他們的回覆.....」Robert不好意思地說。。

「什麼？有沒有搞錯！你有追問他們嗎？他們知不知這是我的委託？這是急事啊！」我無名火起。

「這些我都有說啊.....」他的表情很無辜。

「那麼怎麼會沒有消息？他們看不起我嗎？吓？」我越來越兇。

「呃.....」

Robert被我質問得無言以對，羞怯得垂下頭來。看見他如此表情，我才終於清醒了一點。

我竟然不知不覺間，將找不到阿森的那種焦慮、不安，全部發洩在他身上。

我慢慢冷靜下來，回想一下，發覺自己自從接受了在這個世界的新身份後，我也很快接受了Robert是我助手的這個狀況。自此之後，我就一直對他指指點點，吩咐他做東做西。

一天之前，我明明與他還是平等的朋友，一天之後，我竟然對他呼呼喝喝，毫不尊重。我究竟把「朋友」這兩個字當成什麼一回事啊.....

我感到很愧疚，我鄙視自己。

我慢慢走到Robert身旁，輕拍他肩膀，以示友好，然後鼓起勇氣。

「對不起，這個人對我很重要，所以我特別緊張.....你別怪我.....」我希望他諒解。

「你要我再催促他們一下嗎？」他提議。

「天都黑了，明天才繼續吧。」

「哦.....」

「說起來，你找了個什麼人幫你找？」

Robert想了一下，「不就那個.....保安局局長嘛。他與你關係不錯啊。」

「吓？」我很驚訝。

「怎麼喇？我找錯對象嗎？」

「不不.....你找他的時候，他怎麼回答你？」我很是好奇。

「他就是聽啊，然後說要找紙和筆，還要我慢慢的再說一篇，讓他寫下來。」

「啊.....是這樣嗎？」我汗顏。

「是不是找別的高官會比較好？」

「不.....已經夠好了.....夠好了」

「哦.....」

「謝謝你.....」我誠心道謝。

「別客氣啦，教授。」他笑著說。

我搭著Robert的肩膀，與他一起返回車上。沿途，我跟他說起一些無聊笑話，讓氣氛更加輕鬆一點。不過，礙於我和他是主僕關係，似乎我們怎麼都回不了在原來世界中，那個無階級之分的輕鬆模樣。為此，我的心裡閃過一絲感觸。

我想我.....有點懷念原來那個世界.....

[22] 逼良為娼

「嗯.....啊.....唔.....」

身體被不斷地擠弄著，我不受控制的，發出了令人羞恥的呻吟叫聲。

「嗯.....這裡.....輕一點.....」

我徘徊在疼痛和舒服的邊緣，非常享受這種感覺。

這裡是我公司旗下的一間按摩店。晚飯過後，Robert幫我在這裡安排了一間大房，接受這裡最出名的高溫按摩。

現在，我下半身只摟著一條大毛巾，半裸的伏在按摩床上。一位中年女按摩師騎在我的背上，熟練地按摩我的頸、肩、背、腰等等疲勞不堪的筋肌。她每按一下，我的身體就像從枷鎖釋解放出來般的痛快，使得我一次又一次、一波又一波的叫了出來。

「嗯.....受不了.....」

「你呻吟啦，大聲呻吟對身體更好呀。」女按摩師說話時操著北方口音。

「叫出來比較好嗎？」我問。

「是啊。呃你正契弟。」她笑說。

「哦.....」我接受了她的建議後，試著讓身體更加放鬆。

「哦.....啊.....呀.....嗚呀.....嗚呀！」

按摩師可能想證明自己的理論沒錯，所以刻意地按得更加大力。現在的我進入了忘我狀態，抵不住的，叫得更加瘋狂了。

「啊！受不了.....啊！嗚呀！」我放肆地高呼起來。

「爽冇？」她得意地問。

「好爽呀.....呀姐.....你叫什麼名字？我下次都找妳。」我喘息著。

「我叫蓉大孀。」她笑著說，咬字不清。

「什麼？含大撚？」我很疑惑。

「蓉·大·孀！」

「哦.....蓉大孀.....」

我從來沒有想過跟這個蓉大孀，一個五、六十歲的女人發生身體接觸，是可以這麼舒服，這麼的暢快。這個經歷，真是畢生難忘。

我就這樣伏在床上，全身放鬆，讓蓉大孀繼續任意玩弄我的身體.....

「教授.....醒醒呀教授.....」

「唔？」

半睡半醒的我張開眼睛，看見Robert站在我的面前注視著我。他輕拍我的身體，在我面前揚揚手，讓我更加清醒了點。

我用手撐著身體，慢慢坐起來。懶洋洋的：「我睡了多久？」

「一個多小時了。」

「啊？不知不覺.....」

「怎麼樣？舒服嘛？」Robert笑問我。

「這個蓉大孀.....」我按一按自己的肩膀，依然散發著剛才那種鬆弛的舒適感，「不錯！加她人工！」我滿意地說。

「呵呵.....沒問題！」Robert的表情一轉，「既然整個人都放鬆了，就該來點劇烈動運了嚟？」

Robert用一種很猥瑣的表情跟我說，使我一眼便明白他的意思。

其實，我絕不是那種隨便亂搞的人。當得知一會兒後，我可以任意跟那些素未謀面的年輕女孩子發生肉體關係，道德上我是拒絕的.....但是.....今天早上那些女孩子的質素那麼高，又model又鬼妹.....我真是很好奇呢.....

「今晚.....和昨晚一樣玩法.....對嗎？」我含蓄地問。

「當然不是。今晚有新意嘛！」Robert有點雀躍。

「哦？新意？」我疑惑。

「今晚精彩嚟.....」Robert摩拳擦掌，露出一副既淫賤又古惑的笑容，「今晚為教授準備了角色扮演的遊戲，我們演出 逼·良·為·娼！」

「什麼？」我驚呆了。

「你們進來吧！」Robert拍了拍手掌。

聽到Robert的指示後，房外面三、四名手下即挾著一個女人走進來。這個女人我看了一眼，差點暈

倒。

「阿森？！」

[23] 錢債肉償

「阿森？」

阿森被我的手下由房外面粗暴地挾進來。她的表情很不願意，而且不斷掙扎。當我的手下放開手時，她一手甩開所有人。

我看著面前的阿森，她除了樣貌和衣著比原來的世界成熟了點外，這種剛烈的性格我也是前所未見。

「阿森.....」

我輕呼她的名字，嘗試與她相認。但她用怨恨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後，便繼續戒備周圍的人。

「你們想怎麼樣？」她非常生氣，怒盯所有人。

「Robert！這是什麼回事？」我質問他。

「新意呀！教授。你之前不是說過要搞點新意嗎？我們今晚就真戲真做，來個逼·良·為·娼！玩刺激點！」他說著興奮。

「這是新意？」我傻眼，「她是什麼人？為什麼給你們帶來這裡？」

「咦？你連她都忘記了嗎？」

「你說啦！」我很著急。

「這個女人多次潛入我們公司，想偷我們的錢，但差不多每一次都給我們發現了。」

「她.....偷錢？」我不可置信。

「是呀！但教授你大人有大量，每一次都放過她，否則她死定了！」

「既然我都放過她了.....那為什麼還帶她來？」

「因為今天是她第七次偷錢！」

「吓？」

「還記得她上次說『如有再犯，任由處置』。沒辦法.....有些人就是要教一教，否則會變得更壞的。今晚，就請教授你親自教授一下她，順便搞一搞她！搞得她以後都不敢再打我們主意！」Robert振振有詞。

「教授！教授！」我的手下在吶喊助威。

「喂！我哪說過『任由處置』呀？不要亂編故事好嗎！」阿森反駁。

「小姐，你給捉到七次了，任由處置都很應份吧。難道讓教授玩一下也不行？妳憑良心啊！」Robert說得理所當然。

「你那麼喜歡玩的話，就自己讓教授玩個夠！」阿森情緒激動。

「你又知道我沒有？」Robert大聲疾呼。

「我就知道你是個死基佬！」

「我不是死基佬！我跟教授多P過！他可以作證！」

「噏！你終於承認了！」

「你這婆娘！」

他倆吵得越來越激烈，看似快要失控。我見狀立刻把Robert拉到一邊，按撫著他。

「喂.....冷靜.....不要吵.....」我輕聲地說。

「這種八婆，不教訓她學不乖！」Robert意氣難平。

真頭痛.....我和阿森竟然以這種方式見面.....而且她和Robert還要火星撞地球.....不過現在最緊要的，一定是先救她離開這個困境.....

「Robert.....放了她.....」

「什麼？」Robert反應很大，「她不合你胃口嗎？我還以為.....」

「不是.....但你看她，多麼不願意，我哪有心情搞？」我狡辯。

「哦.....你放心.....我們一會兒給她喝迷湯，之後她又乖，又有反應，很好玩的。你放心吧。」

「不是那麼好吧.....這犯法事兒.....」我感到很為難。

「不怕。當她迷迷糊糊的時候，我們給她簽同意書，之後發生什麼情況，都不需要負上責任嚟。」Robert邪惡地笑著，「再不然，我們拍片！要脅她！看她還敢不敢亂來！」

「喂.....我全都聽到的！」阿森呼喝過來，嚇了我倆一跳。

為免阿森再次聽到我們的對話，我把Robert拉遠一點，將聲線壓低一點再繼續。

「你剛才的計劃不錯.....但是，萬一她真的報警的話，還是很麻煩的.....」我苦心勸他。

「不怕啦，我們警察部有人嘛。」Robert突然腦筋清晰。

「呃.....這樣.....」我說服不了Robert。

「還擔心？這樣吧.....教授你把她玩完之後，我吩咐人把她帶到後山埋了。這樣不就安枕無憂？」

當聽見Robert這個魔鬼般的建議後，我整個人都呆了。

「Robert.....這些事情你做過多少次？你怎麼變成這樣？」我感到很詫異，亦為他感到惋惜。

「哈哈，其實這些都是跟電影學的，我從未試過的。怎麼樣？要不要試一次？」他很期待。

「喂.....我還是聽到的.....」阿森怨氣沖天，再次嚇了我們一跳。

「教授.....你看.....那個八婆的態度差到極點，不教訓不行。」Robert把聲線再壓低一點。

「是有點差.....不過.....」

「對吧！那麼我現在就叫幾個兄弟按著她，讓你立刻來一發，震一震懾她吧！」

「喂！不要！」

「你們幾個，按住那個女人！教授現在就要用了！」Robert未有等我回應，已經向手下傳達命令。

[24]失控現場

收到Robert的命令後，四名手下逐漸逼近阿森。但她的反應也很迅速，她從裙袋中帶出一把細小梳子，把它折斷後變成一把利刃，用它指著我們每一個人。

「你們別過來！我跟你們拼！」阿森狠狠地說。

手下被恐嚇得後退一步，不敢輕舉妄動。阿森偷瞄一下門口，似在計算逃生方法，但被Robert悉穿。

「外面的人，全部進來！」Robert說。

房外面其餘的手下都衝了進來。他們在房內圍成一個大圈，把阿森重重包圍。

「鎖門！」Robert接著說。

房門被關上、鎖上。阿森唯一的逃生之門都失去了。

Robert胸有成竹似的，開始對著阿森繞圈子，並說著一些挑釁的說話。

「曄.....梳子呀？嚇死人了。」Robert欠揍地說，「你如果真的弄傷我們，等一下教授玩完你之後，就輪到我們跟你開心、開心嚕。」Robert恐嚇她。

「你一直話那麼多，信不信我第一個要你的命！」阿森很是激動。

「試試看。」Robert信心十足。

阿森把利器直指Robert，目光銳利，蓄勢待發。

「Robert！你不要再刺激她了！」我非常擔憂。

「教授放心，她只會講空話，這種場面我很會控制。來，你先脫褲子，甩甩它，熱個身，保證立刻有得搞。」Robert嬉笑地說。

Robert話音剛落，阿森即衝到我們面前，把利器刺向Robert。幸好我及時把Robert推開，否則這一定會要了他的命！

阿森這一擊落空了，但未有死心，繼續向Robert追擊。Robert被迫得在房內亂跑逃命，手下見狀出手制止，與阿森發生了觸碰。我看著咋舌，生怕阿森會被誤傷，於是立即下命令：

「你們不要碰她！」

手下聽到我的指示後即止住動作，不敢出手。但同時間，無人阻擋的阿森繼續追殺著亂逃命的Robert，使到場面十分混亂。我沒法看下去，再下一道命令：

「你們.....幫手分開他們，但千萬不要弄傷那個女人！」我強調。

手下們互望一眼，聽命行動。他們嘗試接近阿森，但她拿著利器對每個靠近的人亂揮，手下們一時間難以出手。

好不容易，幾個手下看準時機，合力捉住阿森的手，將她手中的利器奪走。我以為情況終於得到控制，但這個時候反而到Robert想報復，他想趁機襲擊阿森。

「喂！Robert！你不要！喂.....你們！分開他們！分開他們！」

場面很失控，而Robert又完全沒有聽將我的話聽進耳。

手下們忙著隔開兩人，但兩人如野獸般難以罷休。我站的位置比較近阿森，看著她作為一位女生，在男人的包圍下如此激動，與他們產生不少身體接觸，看得我不是味兒。

「喂你們！不準碰她的敏感部位！喂！殺了你們！」我警告他們說。

「吓？」

收到我如此命令，手下們都覺得很為難，一半的人放開了手。而阿森便趁此機會想衝到Robert面前，我見狀亦只好親自出手制止。

「喂！阿森！阿森.....冷靜！不要這樣！」我勉強拉住她的手臂。

勸告無用，我決定直接出手抱住阿森的腰間，用盡力氣將她一把拉開。最終，我倆跌倒地上，而我的頭著地時亦撞得有點暈暈的。

我拍一拍腦袋，半跪著，打算先扶好阿森。「妳沒事嘛？」我向她伸出援助之手。

「啊.....好痛.....」阿森摸一摸被撞痛的腰間，然後看了我一眼。

「誼？」她面色一變，更驚叫起來。

「啊啊啊啊！」

我感到莫名其妙，於是順著阿森的目光看到自己的下半身，驚覺下身唯一摟著的大毛巾在剛才的混亂中被扯脫了！現在我全身赤裸，而且半跪著，下體的東西搖擺不定！

「啊啊啊啊！」

「你.....你聽我解釋先啦.....」我羞恥得面紅耳赤。

阿森表情突然一轉，由花容失色，變為憤怒無比。她衝到我面前，給我跨下全力一踢，把我整個人都踢飛起來！

「啊！」

我被踢起再跌倒地上，下體的劇痛使我痛不欲生。我雙手一直按著那個位置，在地上亂掙扎著，但感

覺只有越來越強烈。

「啊啊啊！啊啊.....啊！」

我痛苦萬分，一邊大叫，一邊在地上亂滾。看見我這個模樣後，房裡面所有人都驚呆了。有些手下趁著機會抓著阿森，然後合力把她制服起來。

「放手！放手呀！」阿森反抗著。

「呵呵.....八婆你死定了！教授你都敢踢？」Robert見自身安全，即站出來領威風，「教授！我們終於制伏她了，現在過來享用吧！」

Robert煽動手下，讓他們一起吶喊。「教授！教授！」

我下體剛剛受了重創，未有空檢查蛋蛋爆炸了沒，還要叫我立刻去開心一下？Robert有病嗎？還有...阿森現時的處境很危險，我要盡快幫她脫難，否則Robert一定自作主張，對她不客氣！

「你們.....別傷害她.....」

我強忍蛋痛，用虛弱的聲線向Robert和手下下達命令。但現場的氣氛實在太過高漲，他們根本沒在聽。

我勉強站起來，一步一步走向Robert，我想重新控制局面.....

「嘭嘭嘭嘭嘭！」

門外突然傳來連續的拍門巨響，大家都嚇了一跳，而我更是對這種狀況有著非常強烈的預感。

「嘭嘭嘭嘭嘭！」

「Sir！Are you alright？」Alex在門外大叫著。

「Yes！Everything alright！Don't break the fuckin door！」吸取了上次的經驗後，我拼著命立即大聲回應。

「Sir？Sir？Are you alright？」

「Yes！I am alright！I am alright！」

「Sir！Sir！」

喂！我明明已經回應了！怎麼他好像聽不到似的？

「No！不要！不要爆門！」

「Alex！No！Noooooo！」

我和Robert聲嘶力竭地，對著門外咆哮。

「喝！」

門外大喝一聲，看來一切經已太遲！

「隆」的一聲巨響，整部木門瞬間飛撞進來，直接打在我的身上，把全場的人也嚇壞了。

門外的黑色三連星以Alex為首衝了進來，用手指指著所有人。

「Freeze！」

和上次一樣，每個人都對他們紛紛舉手投降，唯獨是阿森沒有這樣做。

「Alex？」阿森看著Alex，一臉驚奇。

「Oh！阿森？」Alex也是一樣反應。

看見阿森和Alex相認的這一幕，我感到很離奇。但此刻，我倒地上眩得不行，木門更是把我的身體壓得無法動彈不能。我實在是自身難保呢.....

「有沒有人.....可以救我.....」

說完這句話後，我便暈去了。

[25]久別重逢

我把衣服穿好，用乾淨的毛巾按著額頭受傷的部位。Robert走過來，遞我一張印有hello kitty圖案的藥水膠布。

「教授，只有這一塊.....」Robert慚愧地說。

我板起臉，不滿地說：「這麼大的一間按摩店，只得這塊東西？我怎麼見人？」

「這塊膠布是那個女人的，我們這裡沒有這類用品.....你懂的.....我們這裡賣的是『正骨』，出火的人沒有，又怎麼有人出血呢？」Robert又講爛gag。

我蔑視Robert，使他不敢再笑。我從他手中拿走hello kitty膠布，猶豫著是否真的要用上它。

我對著鏡子，檢查自己的傷勢。看見額頭的皮肉是擦破了，流了點血，但還好面積不大。用這塊膠布，或許真的剛剛好。

「教授，我幫你。」Robert善意地。

「走開！我自己來！」我對Robert有點脾氣，嚇得他後退一步。

其實直到現在，我還是在怒Robert剛才搞了個什麼「迫娘為娼之夜」。根本沒有新意，而且傷天害理。更重要的是，他選的對象竟然是阿森！我不捏死他已經算給面子.....

我小心把膠布貼在額上後，看著鏡中的自己，的確有幾分滑稽。但不管了。

「那個女人在哪兒？」我問Robert。

「隔壁房。」

「好。我們出發。」

我想站起來，但一發力，下體便發痛，雙腿便發軟。我面部抽搐的猛向Robert招手，要他立刻幫忙。他走到我身邊，小心奕奕地扶著我，像扶著一個70多歲的老人家般，我們一步一步離開這個房間。

去到走廊上，我發現隔壁房間內、外都站滿了手下，守衛深嚴。阿森和Alex在裡頭坐在兩張梳化上。他們一言不發，氣氛抑壓。

「教授。」

手下們看見我走過來，尊敬地叫我一聲，引得裡面的阿森都看了過來。

「你們在外面待著，我要跟他們私底下談一談。」我跟手下說。

「教授！你不怕這個女人再發瘋嗎？」Robert緊張地提醒我。

「我自有分寸。你們走吧.....」

手下們聽見我的吩咐後即慢慢離開，但正在扶我的Robert竟然都打算扔下我。

「喂.....你！你呀！回來！留下！」我對Robert生氣地說。

Robert把我慢慢扶進房內，坐下。由於下體腫痛，我的表情一直很難看。Alex和阿森看見我這個慘況後，都用同情的目光看著我。

「你.....下面.....沒事吧？」阿森說話時候有點心虛。

「剛才檢查了.....爆了.....」我面色蒼白地說。

「吓？」阿森表情驚慌。

「哈哈.....哈.....說笑.....說笑.....」我慘笑著，「唉.....沒事.....應該.....」我也不太肯定。

阿森羞愧地低著頭，沒有再講話。我不知道她是出於內疚，還是別有心事。

「你們認識的嗎？」我開始向阿森和Alex問話。

他們對望一眼，由Alex代答。「Yes Sir，她是我師姐。」

「你們同一間學校？」

「是.....但.....我的meaning是，我們有同一位師傅。」Alex補充。

「師傅？」我不明所以。

「我和阿森，都是Suki姐的徒弟。」Alex說。

「Suki姐的徒弟？」我越聽越困惑。

「Yes sir。但是由high school開始，因為某些事情.....」說到這裡，Alex停頓了一下，似有難言之隱，「總之.....我們已經long time no see。我和Suki姐一直都找不著阿森的下落。想不到再次見面時.....Suki姐已經.....」

Alex講到Suki姐過身一事，悲從中來，眨眨眼後，開始啜泣。試想像，一位如此高大威猛的黑人男人在你面前哭，究竟可以有多難看。不過，我看一看阿森，發覺她也是十分傷感。

「Alex，Suki姐葬在哪兒？我想拜祭她.....」阿森黯然地說。

「師傅吩咐，死後將她的骨灰撒海，說這樣就可以跟家明哥在一起了.....」

Alex說完之後，開始嚎啕大哭。而阿森也合起雙眼，一直強忍的淚水也禁不住的流下來。

看見他倆這個模樣，我實在有點不好意思。

我向阿森遞上一張紙巾，試圖安慰她，「你與Suki姐的感情一定很好吧.....來，拭乾眼淚，別讓她看見妳這個模樣.....」我真誠地說。

阿森接過我的紙巾，向我道謝。她輕輕擦乾眼淚，心情平伏一點。

Alex看見阿森有紙巾，也想向我伸手要一張。我沒好氣的整包扔過去。

[26]五十萬元

「咳唔.....對了.....這個.....呃.....我忘了想說什麼.....」

「教授，她偷錢呀。」Robert在我耳邊提示。

「是嗎？是關於這件事嗎？」我很猶豫。

「是的。」Robert肯定地說。

「唔.....這樣.....呃.....」我感到為難。

阿森剛剛因為失去Suki姐的事而傷痛著，若果我這個時候向她追究偷錢一事，肯定是不近人情。但...
...我又該怎麼辦呢？

「第七次偷錢嗎？呃.....不過既然她這次偷錢又給撞破了，即是說沒有損失啦.....我們就像之前一樣，放了她吧。」我胡混過去。

「不對啊！」Robert反對。

「又怎麼了？」我感到很煩人。

「她上一次，即是第六次偷錢的時候，偷走了我們50萬，我們要向她討回。」

「你剛才不是說每一次都給發現嗎？怎麼會給偷了？」我質疑他。

「這一次是『後來』才發現的，所以給偷了。」他解釋。

「那麼.....」我看著阿森，苦思著，「妳把錢還給我們，事情就算啦。」

「我沒錢。」阿森立刻回應說。

「剩下多少？」我皺眉。

「我是一分錢.....都沒有喇。」阿森不好意思地說。

「花光了？」我很驚訝。

阿森點點頭，表情很無辜。

「50萬.....都花去哪兒了？」我想像不到。

「旅行呀、化妝品啊、衣服啊、包包啊.....幾天都用完了。先旨聲明.....我是失業人士，沒有能力還款.....」

「還不到錢，就準備做雞。」Robert插嘴，恐嚇她說。

阿森面色一變，回嗆：「現在我跟教授講話呀，你插什麼咀？」

「妳真以為偷錢不用代價啊？」Robert還以顏色。

「輪到你講話嗎！」阿森越罵越兇。

「你知道我是誰嗎？我是教授的助手，出生入死20年！」

「你是死基佬！死太監！蛋蛋失蹤20年！」

「我蛋蛋沒有失蹤！教授可以作證！」

「看！你又承認了！噁心死了！」

「喂.....喂喂喂喂喂！你地一人少句好嘛？」我大聲勸架，他們給面子的暫時平息下來。

唉.....看來我要盡快解決問題，否則他們很可能再次打起上來.....

「不如這樣.....你幫我打工吧，50萬從裡面扣。」我提出建議。

「什麼？」阿森、Robert異口同聲。

「怎麼了？你就那麼不想打工嗎？」我問她。

「倒不是.....」她語帶保留。

「你有什麼工作經驗？說出來，看看我公司有什麼崗位可以給你。」

「我以前做過的工作，一般都是sales，但最長只有一星期.....」阿森尷尬地說。

我想了一想，「Robert，我們是不是有一間珠寶店？」

「是。教授你打算？」他有不好預感。

「你幫我安排，明天讓她去那裡幫手吧。」

「我們真的要給她工作嗎？」Robert無法接受。

「不然真的要她做雞嗎？」我反問他。

「不做雞，我們也可以賣她的器官到黑市，一樣賺到錢的。」

「Robert.....」我詫異地看著Robert，嘆一口氣。「總而言之，你照我的意思去辦，可不可以？」我語氣有點強硬。

「可以.....」他垂頭喪氣。

[27]一個承諾

「你，明天開始上班，沒問題吧？」我問阿森。

「人工怎麼算？」

「這樣吧，我保證你每個月至少有兩萬元薪金，好不好？」

「都不錯.....但.....還款方面？」她有點疑慮。

「每個月還五千。怎樣？會不會太吃力？」我讓她想想看。

「五千？」她豎起手指，計算了一下，「那我豈不是要跟你工作八年才還得清？」她有點驚訝地說。

「你喜歡的話，可以每個月還一萬元。四年還清。」

「每個月還一萬？」她又計算了一下，「不不.....就每個月五千好啦.....」她有點慌張。

我看著她的有趣反應，禁不住笑了笑。「好。最後，我要你許下一個承諾.....」我的表情凝重起來。

「許下承諾？」她不惑。

「我要你承諾不再偷我公司的錢.....不.....我應該說.....妳不能夠再偷任何人的任何東西。你知不知道，你再這樣下去偷東西，我真的很擔心你會出事。我真的很希望妳可以藉著這次機會，從此不再幹這回事。」我語重心長地。

阿森認真地思考了一下，有點感動似的。「我試試答應你吧.....」

「試試？」我皺眉頭，希望她給我一個更肯定的答案。

阿森輕嘆一口氣，然後略帶感激地說：「我知道你已經放過我很多遍.....這一次還給我工作.....我.....會努力的。」

對於她的回應，我尚算滿意。「好，我相信你。等一會Robert會將地址、上班時間等資料發給你。明天第一天上班，不要遲到啊。」

「嗯。」她乖巧點點頭。

「妳現在早點回去休息吧。」我微笑著說。

阿森離開了。她離開的時候回看我兩眼，像有千言萬語未曾講似的。我想她大概沒有想到「教授」會對她這麼仁慈，我真希望她對我從此刮目相看。

我目送她離開時，腦內一直幻想著我們美好的將來。忽然間，我驚覺身邊的Robert和Alex一直用奇異的目光看著我。

「你們幹什麼？」

「教授.....你喜歡她？」Robert表情很衰。

被他說穿了，我的反應顯得不自在。「很明顯嗎？」

「是啊。」他們異口同聲。

「那你們就不要揭穿我啦！真的是.....」我扮作生氣。

「其實我一早就看得出來。」Robert自吹自擂。

「怎麼說？」

「之前她每一次偷錢給捉住之後，你都說要放過她。那我就想，你是不是已經喜歡上她。」Robert邊回憶邊說。

Robert說得沒錯，其實堂堂一個黑社會大佬，對一個女大盜七擒七縱，一定有他原因。或許「教授」跟我一樣，第一眼便被阿森深深吸引住都說不定。

「Robert.....」

「嗯？」

「既然你認為我喜歡她，怎麼你還捉她來玩個什麼「迫娘為娼」呢？」我冷冷地問。

「哈哈.....我就是打算用這個方法來撮合你們嘛。」他在狡辯。

「那麼.....你剛才說『我的兄弟們會跟你開心開心』，又是什麼意思呢？」我瞪著質問他。

「我不過在唬她啦.....讓你有機會英雄救美嘛.....」Robert越說越心虛。

「哦？」我用鄙視的眼神看著Robert，但他卻在回避、裝傻。我沒好氣.....

「Alex，我們回去。」我說。

「Yes sir！」

我與Alex離開房間，獨留Robert一人。

「喂？教授.....你不相信我嗎？喂，我都說真的。喂.....」不甘寂寞的Robert追了過來。

[28]社團茶會

陽光照在我的臉龐上，微微溫暖，我從眼縫中看見那金黃色的光線。我醒來了，惺忪眼看一下時鐘—差不多中午時份。

我又睡了很久。

我在床上坐起來，雙腿還是蓋著被褥。由於腦袋還未靈活起來，我只能夠呆呆的看著前面景象---

這裡仍然是「教授」的睡房，而我仍然是「教授」。牆上那幅有齊蔭冬菇頭的我的肖像畫就是最好證明。

我要找個日子叫人重新畫過一幅.....

我下床，走到窗台邊看一下窗外風景。這裡和城市中所看到的景致有所不同，這裡居高臨下、視野廣闊。我俯視著整個中環，甚至連維多利亞海港都盡收眼底。

鄰近的風景，看得見那些高級大廈，但他們底下都混雜了一大片的草木，就像在原始森林中豎立起一棟棟的高樓，是大自然和文明的結合。

我垂下頭，看一看那些比較近的景貌。在我的腳底下，是我家的花園、泳池、停車場，這些都是我在這個世界所擁有的。而且我還回想起來，在昨天晚上，我連阿森都找到了。一切一切，都比我的原來世界好得太多了！

是這樣沒錯吧？怎麼我的心裡，又好像有點空虛.....？

我換好新衣服，下樓到偏廳找Robert他們。Robert與黑色三連星一早便在這裡待著。我們一起吃了點早餐(其實是brunch)，然後出發到停車場。

按昨天的做法，我向呀Jim拿了車匙，由我駕駛法拉利。Robert坐我旁邊，Alex和呀Jim坐後座，而Luci就獨自一人駕駛Bentley。(同行的，當然還有那兩架黑色豐田。)

我把法拉利驅動，駕輕就熟，作為乘客的他們絲毫沒有不安感。

「Robert，昨晚要你辦的事，都辦好了？」我說。

「她已經在上班，經理還說她很勤勞。」

「那就好。」我滿意地笑了。「對了，大家想一想，等一下去哪兒？」

「噢？」Robert輕叫一聲。

「怎麼了？這個模樣？」

「教授.....我們今天要飲茶呀.....」

「飲茶？」我感到莫名其妙，「剛才不是已經吃了東西嗎？」

「不是.....這個是公司的茶會啊.....」他誠惶誠恐地說著。

我把車子停下來，一臉嚴肅地問Robert：

「什麼是公司茶會？」

法拉利改由Robert駕駛。我們去到茶會場地。

這是一間傳統大飯店，座落在一大片空地上面。飯店全棟三層，前門有個廣闊的露天停車場。我們去到的時候，現場有過百位社團手足在例隊等候著。他們統一的穿著黑衫黑褲，神情肅穆。

「教授！」

百多人同時高呼我的名字，如雷灌耳。我被嚇了一跳，但又感到非常威風。

「教授，這邊走。」Robert說。

Robert領著我走進大飯店內，而黑色三連星就在飯店外面等候。一路走著，我一路向Robert埋怨：

「我告訴過你，我患了感冒，有點失憶.....飲茶這麼重要的事情你不提我？」

「對不起.....」他羞愧得要死，「說起來.....怎麼教授你不吃藥又不看醫生啊？」

「你怪我？」我瞪眼生氣，Robert被威嚇得無言以對。「唉.....總之給你害死.....」

剛才駕車時，Robert向我急忙地簡介了一次這次茶會的重點---

這是每一次公司大選完畢後都會搞的一個聚會，由社團中最德高望重的元老---東哥作為主辦人，邀請大選中所有的候選人來一起飲茶，並藉此立誓，以和為貴。說白了，就是希望大家接受結果，化干戈為玉帛。

等一會兒，我就會見到除「教授」之外，現時社團中最兇、最猛的幾位大人物。現在的我單是想一想，就已經緊張不已.....

[29]四大堂主

走進飯店裡頭，冷清清的，沿途沒看見其他食客。難道被公司包場了嗎？

我們上到一樓主廳，這裡地方很大，放得下二十圍檯，但現在只剩下一張大圓檯在正中央。

整個場地非常昏暗，只得幾盞燈剛好照射在大圓檯周圍。我看見圓檯圍坐著四個人，他們應該就是除「教授」之外的三大堂主，和東哥。他們每個人身後都有一位助手，但站得老遠的，隱藏在黑暗之中。

當我走近大圓檯時，我目不轉睛地看著一個人。

「Herbert。」我走過他身邊，小聲地道。

我眼前的Herbert現在有個綽號---肥彭。他身穿西裝，頭髮蠟得貼服整齊，像個富貴商人一樣。他的神情穩重嚴肅，城府極深。當他聽到我在叫喚他時，他不屑地看我一眼，然後一言不發。我知道，他絕非我所認識的Herbert。

其實剛才，Robert向我介紹這次茶會有哪些大人物時，我已經聽說了Herbert的名字。當我得知這個狀況後，我當然是十分震驚.....

和我之前所想的一樣，中四那一年Herbert亦一同加入了火人旗下，成為打手其中一員。不過在火人坐牢之後，他不但沒有加入我的陣營，反而拉攏了部份火人的餘孽，另起爐灶。

其後，他憑藉賣淫網的生意起家，搞得有聲有色，更揚威海外。當賺得第一桶金後，他在其他生意上的發展亦得出很不錯的成績，在社團中慢慢成為了重要人物，更成為了「教授」的死對頭！

今年公司大選，將我打敗，贏得坐館資格的，就是Herbert。而之後，將我部份生意蠶蝕的，也都是他！

我向Robert追問了更多我和Herbert之間的恩怨情仇，但基於時間關係，他只是簡單的向我總結一句---他是你最大敵人！

現在，我就坐在Herbert的斜對面，而Robert就站到我身後遠處，黑影之中。自我坐下之後，Herbert就一直冷冷地盯著我。我感受到他那份強烈的敵意。

雖然，我面前的Herbert可能是我最需要提防的人，但其實除他以外，對我有威脅的人還真不少.....

坐在Herbert旁邊的，是一個中年女人，人稱娜姐，她是香港地下賭場的大人物。她賭術精湛，無賭不歡，但聽說她最拿手的，是三國殺。她嗜錢如命，是一個老謀深算的刻毒女人，但相比起其他堂主，她與我的敵對性算是比較小。

坐我旁邊的一個男人，他年紀比我稍長，但惡形惡相，十分有霸氣。我發現他不時看著我，不懷好意思的。而他，就是除了Herbert之外，我最需要防範的一個人---火人。

剛才Robert提到他的名字時，我也是嚇了一跳。

火人是我在這個世界上唯一跟過的大佬，我與他淵源甚深！要不是他，我不會入黑社會；是不是他，我不會上位這麼快；但他亦因為我的出賣，而被迫坐牢。他一定恨透我！

他是如何洗脫罪名、提前出獄，並在社團中重立威名？Robert在這方面也是一無所知。他只提到當中的過程很神奇，就像有高人暗中支持一樣。

最後，坐在我和Herbert之間的，就是這次的茶會的主辦人，亦是這個社團的至高元老---東哥。他的年紀已經七十多歲，面相慈祥。Robert說他一直最挺我，所以我可以對他放下戒心。

「呼.....」

這場飯局瀰漫著一鼓深沉的惡意，這使我快要透不過氣來.....

[30]唇槍舌劍

「人齊，我們便開始吧。」

東哥揚手，來了個女侍應為我們每一位倒茶。茶倒完後，東哥接著說：

「大家都知道這個茶會的原意吧，那麼我就單刀直入好了.....五年一度的大選已經塵埃落定，今屆辦事人由Herbert勝出。我希望之前無論大家鬥得多激烈也好，要記住，我們是同門，自己人不打自己人。要打，外面多多字頭可以打，無謂搞到腹背受敵。今天，大家賞面來到這裡，喝完這杯茶後，我希望這五年內大家相安無事，公司上上下下都可以越來越好！」

東哥高舉茶杯，淺嘗一口。我、娜姐、Herbert也照著做。唯獨是火人，他不但沒有喝茶，還撓著手一邊猛搖頭。

東哥看見火人的舉止，皺眉問：「火人，你有什麼事？」

「這杯茶我不能喝，我懷疑選票有問題。」火人提出嚴厲的指控。

「你說清楚。」東哥的表情嚴肅起來。

「有什麼理由，我的選票會比他們三個人少那麼多？」火人不忿。

聽罷，東哥嘆氣、Herbert乾笑，而娜姐更是主動頂撞他：

「火人，你不要搞笑啦。十二個堂主裡面，雖然我們被稱為四大，但你真的以為自己跟肥彭、教授他們平起平坐啊？你只是陪跑啊！」娜姐說話時毫不客氣。

火人怒瞪著眼，回嗆：「八婆，你有資格說話嗎？妳才多我兩千票。」

娜姐一臉不爽，嘴巴無聲地說著一堆粗口。

「火人.....」東哥苦口婆心地，「呀飛和Herbert有這麼多票，是有他們的原因。你不服氣，可以趁著這五年做好一點。只要為公司好、兄弟好，一定有人支持。」

火人不服氣，一張臭臉。「東哥，我知道你德高望重，但這些客套說話，講得多口也會口臭.....我剛才的意思是，我懷疑有人暗中種票，影響大選結果呀！」火人語畢，把目光掃在我和Herbert身上。

「你有證據嗎？」東哥冷靜地問。

「證據.....？」火人一時語塞，「證據我是沒有.....但我就是感覺到很有問題！」火人堅持己見。

「火人.....」東哥開始有點不耐煩，「你不能單憑感覺，就作出這麼大的指控。我們社團有個良好的選舉監管制度，這是大家認同的，你應該要相信選舉結果。」

「嘩！你說好就是好嗎？」火人態度輕佻。

東哥氣上心頭。

「當然是好的啦！否則外面怎麼會有政府人員向我們取經搞普選呢？」東哥繼續提高聲線說。「我告訴你，我們每一位投票的兄弟都是經過登記的，他們要做滿七年的古惑仔才能夠成為選民，而且要有足夠的蒲頭記錄。我們還會派人做抽樣檢查呢？百份比還是三成！你知不知道我們每年花了多少錢，多少人力物力去做這些工作？你一句『沒有證據，但覺得有問題』就全盤否定這些功夫？這樣說得過去嗎？」

東哥的氣勢完全把火人壓下去。

「我是被選的嘛.....這些工作的事.....我哪會知.....」火人態度軟化，小聲地道。

「不懂就去學！你肯問，我一定會答你！而且當初，我們有叫你去當委員，你當時拒絕了，現在卻來說這裡有問題、那裡有問題，你說羞不羞人？」

東哥的一番訓斥說話，使得火人尷尬非常。

「東哥.....我不是不認同你.....但我得到的票，比我手下加起來的數目還要少，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哈哈！原來是這樣！」娜姐突然大笑起來。「火人，你還不明白嗎？就是你的手下也不投你呀！」

火人老羞成怒，瞪著娜姐。

「哼！我的票雖然不算多，但總算比我手下的數目多，比你好看就是了。」娜姐恥笑地說。

「八婆！你句句頂到盡！是不是想打架啊？」火人拍台說。

「東哥在此，我就不信你夠膽出手。」娜姐淡定說。

「你.....」火人的青筋暴現。

「夠了.....別吵了.....」東哥叫停他們，沒好氣。

火人給面子的按住怒火，別過臉去，而娜姐亦沒有再理會火人。

「東哥，說時說，其實我也有點意見.....」娜姐說。

「娜娜你又怎麼了？」東哥感到煩厭。

「大家也知道，我們字頭以前是做地下賭場起家的。現在我是接手那一位，總算是承繼衣鉢。那麼你說，我這邊兄弟的票，比重.....是不是應該高一點呢？我們香港政府選特首，都是用比例代表制啦。」

東哥閉起雙目，搖頭，用手勢打住娜姐。

「娜娜，人家有人家的玩法，我們有我們的一套。當初大家討論制度時，提到一點很重要---人人平等。這個想法是好的，而且當時大家也同意了，不是嗎？其實說到底，誰做坐館根本不重要，最重要是社團好.....」

「嘩！誰都知道做坐館好處多多啦！」火人爭著說。

火人冥頑不靈、娜姐滿口歪理，這煩得東哥不可開交。我看一看Herbert，他一直沈默寡言，冷眼看待。而我？我根本無興趣栽進這種爭辯之中，所以一直望天打卦。

無意間，我看見東哥身後有一個美麗的身影走過，一個女生在昏暗之中走過來，為東哥倒茶。但由於光線不足，我沒法看清楚她的容貌。

憑她的裝束，我肯定她是這裡的侍應生沒錯，但跟剛才倒茶的不是同一個人，這個女生比較年輕(剛才那個已經四十多歲)。這個女生綁起頭髮，插著髮髻，中式高叉旗袍凸顯了她的姣好身材，而且她的腿很修長，很性感。

當她幫火人倒茶時，火人也注意到這位女生的美貌，故對她肆意打量，完全沒空理會東哥和娜姐的說話。

而當這位這位女生走到我面前，開始幫我倒茶時，我終於看清她的容顏。原來.....

她是阿森！

阿森一邊幫我倒茶，一邊用怨恨的目光死盯著我。她的怨氣強烈無比，直刺進我的皮膚之內.....

[31]火人失威

阿森為什麼會在這裡.....？她不是應該在珠寶店上班的嗎.....？

竟然在這個場合見到阿森，我實在很驚訝。

阿森幫我倒完茶了，離開的時候，她一直死盯著我，充滿仇恨。

我看著穿起高跟鞋的她的背影，走路時屁股不其然的左右扭動，非常誘人。在場的Herbert、火人，就連東哥都在猛盯著。他們如狼似虎般的眼神，蠢蠢欲動，我感到非常擔憂。

我轉身望向Robert，想向他問個明白。雖然他隱於黑暗之中，但他手機的光照在他的臉上，我一眼便看見他。我向他揚手幾次，但他完全沒有看過來，這使我快要氣炸！

「咳唔.....總之.....大家要和平氣氣.....」東哥終於講完話，但我已經沒有在聽。

「說到和氣，自從肥彭上任之後，我們倒真和氣.....」火人在講反話，態度輕浮。

東哥對火人感到很頭痛，但Herbert面對火人的指責，卻十分冷靜。

「我想大家都略有所聞，最近我的毒品生意給搶走了，一直跟我合作的供應商都不給我貨。雖然我不知道箇中原因，但我就知道肥彭最近都新開了毒品生意。你怎樣解釋？」火人質問Herbert。

「這門生意，我最近是有做。但那又怎麼樣？」Herbert自信地笑了笑。

「嘩！東哥聽到啦！是他搶走我的生意！」火人激動起來。

「我沒搶你生意，是你自己扔了貨源，退出市場。現在你不做，就不許其他人接著做嗎？東哥評理，原來生意可以這樣做？」Herbert冷淡地說。

「現在不是不給你做，但你分明搶了我的貨源！要不然，你公開你的供應商資料給我們看看！」火人聲音洪亮。

「火人，你聰明點好嗎？這些是商業秘密啊。這些東西可以隨便放到檯面上，給大家當作八卦新聞來討論嗎？還有，你要指證我，請先交出有力證據。」Herbert氣定神閒。

火人語塞，輸了氣勢。

「對了火人，如果沒有證據，你沒理由一口咬定是Herbert做的，而且供應商又不是只得一家。」東哥接著說。

火人悶著氣，略感委屈，「東哥.....我懷疑他不是沒道理的，出事的不只我一個。先前教授開的餐廳、藥房、酒吧，它們附近全部開了肥彭的新店，這不是明顯搶生意，搞作對嗎？現在搞完教授就搞我，想在社團獨大嗎？」

「生意這回事，公平競爭罷了。市場還有需求，難道我不能吃嗎？如果你憑這些理由就強詞奪理，說

我搶走你的供應商，那麼.....你真的無可救藥，我勸你不要做生意好了。」Herbert嘲諷火人。

「你.....」火人無法辯駁，眼皮在亂跳。

[32]茶會結束

看見火人和Herbert針鋒相對，東哥伸出雙手，向各人打住，然後他看著我說：

「阿飛，選舉時你跟Herbert鬥得最要緊，而我也知道你最近的生意差了不少。你是最受影響的一位，你有沒有什麼話想說？」

東哥突然向我拋下一條有如炸彈般危險的問題，使我壓力大得緊要。

我看著東哥，又看看其他人，腦袋一片空白。最終，我選了一個比較安全的答案。

「我沒什麼想說.....」

東哥聽後吸一口氣，然後他轉向娜姐。「娜娜，你呢？聽說你生意都有點影響，你又有沒有什麼意見？」

「沒意見。」娜姐爽快答道，一副臭臉。

東哥再望向火人，「火人，我們公司四大堂主人面，兩位沒有意見。而你剛才說給Herbert搶走供應商一事，你又沒有合理證明.....」

聽到這，火人已經非常沒癮。

「不如這樣，Herbert既然是坐館，這件事情就讓他去調查清楚吧，之後再由他向大家交代。你覺得怎樣？」東哥提議說。

「自己查自己.....不好笑嗎？」火人不滿意。

「你有更好的辦法嗎？」東哥反問他。

火人無話可說。不服氣地，把面前的茶杯拿起，一口氣喝光。

「有事，先走。」火人揚手，領著助手離開。

火人離開之前，看了我一眼。他的眼神充滿殺機，令我很是不安。

「四大堂主四缺一，茶會還要繼續嗎？」娜姐故意說著。

「娜娜，你有要事便先走吧。」東哥態度慈祥，但心底裡應該巴不得她快點離開。

「那我回去忙我的嚕。」娜姐假笑，離開。

娜姐離開不久後，Herbert都開口了。

「火人那事情，我會派人調查。」Herbert站起來，向東哥敬禮。「我先走了。」

茶會只剩下我和東哥，還有我倆身後的助手。

經過一段不太愉快的會談，東哥現在的表情有點沈鬱。而我的內心亦非常掙扎，因為我在盤算著該如何向他道別。

「呀.....東哥.....」我決定開口了。

「阿飛.....」東哥打斷我，做手勢叫我坐近一點。

我聽話地把椅子拉近東哥一點，靦腆地：「什麼事.....？」

「都是你最好，還懂得尊重。」東哥看我的時候，表情有點欣慰。

「當然.....哈哈.....」我實在不知道該如何回應。

其實我很想快點離開呢.....

「你知道的，如果我說了算，這一屆我一定還是選你。」東哥說。

「是嗎.....」

「當年選舉是你推行的，你靠著選舉很年輕便當了坐館；今天，你也因為選舉所以下台，這些.....都是天意.....」

「這次輸了，下次就再努力一點吧.....」我隨便和應著。

東哥向我猛點頭，「不錯！就是這樣！選舉就是要這樣子！」

[33]死性不改

我和東哥談話的時候，一把女人的聲音叫過來：

「走開！加水！」

阿森拿著熱水壺，突然在我和東哥之間穿插過來，嚇得我們即時避開。

阿森在幫忙倒熱水，但不知是否故意的，她漫不經心得把台面都濺得濕透了。而且她離開的時候，水壺還是斜著的，裡面的水一直流出來，但她竟然就這樣將水壺在東哥的褲襠上空劃過。

「啊啊啊！」

熱水燙在東哥的褲襠上，痛得東哥又叫又跳。

「不好意思喎。」阿森冷淡地道，毫不真心。

阿森主動用手中的抹布猛擦向東哥的下體，東哥又痛又無奈，看著她呆了。見狀的我立刻出手制止，把她拉走到一邊。而東哥的助手跑過來照顧著東哥，並向阿森怒斥：

「有沒有搞錯呀你！」

阿森一臉不在乎，使得東哥的助手怒不可遏。我站在倆人中間，將他們分隔開，勸大家冷靜一點。

東哥向助手表示沒事，讓他退下。我則主動扶好東哥，戰戰兢兢地問：

「東哥.....你沒事吧？」

他點點頭，有點虛弱，然後像臨終前一樣語重心長地說：

「阿飛.....我都一把年紀了，我只希望最後這幾年，能夠看見公司風調雨順.....現在我問你，Herbert 做坐館，你服不服？」

「服！我一直都很滿足現況呀。」我立即答道。

「你不會搞事？」

「不會！當然不會啦！」我真心真意地。

東哥點頭，有點恩慰，「你肯答應我，我就放心了.....」

「東哥.....你不要死啊.....東哥！」我搖著他的身體。

「我還未死.....不過你別擋著我.....好嗎？」

「喔.....」我退後一步，讓東哥的助手過來扶起他。

他們道別後慢慢離開。而可能因為褲襠濕透的關係，東哥走路的時候好像特別吃力。

「請慢走。」

阿森冷冷地說著客套說話，毫無感情，不帶尾音，更似是落井下石。東哥的助手臨走時差點對她動手。

他們離開之後，我走到阿森身邊，語重心長：

「你剛才搞什麼鬼啊.....人家幾十歲了，被你搞得多麼狼狽.....」

阿森扁咀，非常生氣：「你才搞什麼鬼呀！」

「我？我什麼事？」我一臉無辜。

「你不是說好讓我做珠寶店的嗎？為什麼騙我到這裡來？還要我穿這種破衣服！這我都忍了.....怎料到這裡的同事都是仆街來的，最辛苦的活都叫我去做，不敢招呼你們就叫我頂上！」阿森連珠炮發。

會場內的燈逐漸亮起來了，我望向阿森身後遠處，她的一位女同事躲在柱後面偷看過來，一副懼怕的樣子。她應該就是原來幫我們倒茶的那位女侍應，也就是阿森口中的其中一位仆街。

對於阿森的指責，我急走到Robert身邊，問個明白。

「喂.....她為什麼會在這裡？昨晚不是說好了嗎？」我很疑惑。

「喔。珠寶店沒有空缺，所以我就找來別的地方嘛。剛好這裡急需人手，就安排她來上班嚕。」Robert說得理所當然。

我聽著感到氣結，「如果.....我一定要珠寶店多開一個職位，讓她來做，你說如何？」

「只要教授喜歡，怎樣都可以啦。」Robert即答道。

我皺著眉，沈默地看著Robert，他也毫無反應地看著我。我看他如此不識趣，使得我的情緒翻起巨浪，差點想講粗口。

「我現在要你多開一個職位給她啊！你真的聽不懂嗎？」我勞氣地說。

Robert如夢初醒。「喔.....！我立刻去辦！」

他跑到一角打電話安排，而我就帶著歉意的走向阿森。

「這一次.....應該沒問題了。」我抓抓頭。

阿森看著我，嘆一口氣，沒剛才那麼生氣了。「我需要立刻到那邊上班嗎？」

「不用急，明天才開始吧。」

「那麼我今天的工資怎麼計算？」

「我會計算到珠寶店那邊去，就當作今天已經上了一整天的班。」

「這樣還差不多.....我回去了.....」她冷冷地轉身離開。

我看著她的背影，感到無奈。這個世界的阿森，態度真的有點差呢.....

阿森拿好手袋便向著飯店出口離開，我靜靜地跟在身後。當我們剛踏出飯店門口時，裡頭的Robert追了出來。

「教授！」

「怎麼了？事情辦好了嗎？」

「是！但.....還有別的.....」

「什麼事？」

Robert看了阿森一眼，然後對我說：「聽說飯店有個女職員，銀包不見了.....」

聽畢，我們立刻望向阿森。

阿森看著我們二人，一副警戒的模樣。「幹什麼？懷疑我呀？有人看見嗎？攝影鏡頭有拍到嗎？需要檢查我手袋嗎？」

阿森乾脆把手袋推到我身上，硬要我檢查，以示她清白。這使我非常為難。

「停.....停.....我根本沒想過要檢查你的手袋。我只有在想.....扔了銀包那個人，會不會剛好就是你那個仆街同事。」

阿森沒有回應，但似乎被我說穿了。

我接著說：「唉.....真慘.....銀包裡頭應該沒什麼錢吧，不過補領身份證、提款卡也夠她煩了。她下班之後還要接小孩放學，然後沒錢買菜.....也不知道這件事情講給老公聽後，會不會引來一場家暴...」我故意地說著。

「喂.....你好煩呀.....」阿森埋怨我，「都不好玩的.....那銀包就放在雪櫃裡那些冰鮮雞的後面呀。」她妥協了。

我示意Robert去找那個銀包，他照辦了。而我得知阿森再次偷東西後，我感到有點失望，心裡戚戚然。

「你記得你昨晚答應過我什麼事情嗎？」

阿森心知理虧，逐減少了剛才的氣焰。「我知道你想說什麼.....但是我沒有偷呀，是她自己亂放，我

再幫她放好.....」她在狡辯著。

「你習慣把銀包放到冰箱裡嗎？」

「這.....有問題嗎？」她還在死撐。

我嘆一口氣，死魚眼的看著她，讓她感到很不自在。

「喂！你還要我怎麼了？我不過教訓一下她，而且她都找回來了不是嗎？你剛才沒看見她的嘴臉，多麼欠揍！我還忍不夠嗎？」她一臉委屈，越說越激動。

「我明白.....但打工嘛，就是會這個樣子。」我試著安慰她。

阿森鼻子噴氣，心裡很不好受的模樣。

其實我也明白，她打工經驗不多，面對這麼討厭的同事，能做到這個程度，算是有盡力了吧？

「好啦.....我明白你的心情.....這次就算啦.....但是下次.....」

「不許再偷東西嘛.....我知道了！」她還是有點不忿。

「教授，搞定。」Robert從飯店出來，上半身濕淋淋的。

要辦的事情都辦好了，我們所有人呆在原地，未清楚下一步想幹些什麼，然而又不想離開似的。

這一刻，其實我只想繼續待在阿森身邊，與她多一點溝通，好慢慢調適大家的關係。但我實在想不到好的藉口，內心掙扎得說不出半句話兒。

「你現在有地方去嗎？」阿森主動問我。

我呆呆地向她搖頭，心裡甜甜的。

「我請你吃飯吧。」她說。

[34]伯爵排房

伯爵排房---位於深水埗的一間出名的平民餐廳，由於價錢便宜、份量大件，吸引了不少市民的光顧。在原來的世界中，我也是常客之一。

想不到阿森提意請客的地方，就是這裡。我感到很驚喜。

我看了看店內的裝潢，和原來世界一樣，周圍掛滿了足球球星的相片和相關的擺設。(曾聽說過這店的老闆娘是個足球狂迷，每年都會到外國追星，似乎所言非虛。)

這個地方對我來說很有親切感，廚房飄來的香味也令我很懷念。我覺得自己好像回到家一樣。

「喂.....」面前的阿森突然向我講話。

「怎麼了？」我回過神來。

「你怎麼把他們都叫來了.....」她向我埋怨道。

「呃.....」

阿森所指的，就是坐在我和她身邊的Robert和黑色三連星。

現在，我和阿森面對面坐著，坐我身旁的是Robert和Luci，而她那邊是Alex和呀Jim。我們六個人，在餐廳中間的一張長檯處坐下來。還好這個時候客人不多，否則黑色三連星各人的龐大體型，真的會令地方太過擠擁。

「我見他們還未吃午飯，就一起嘛.....」我試著向她解釋。

「我不管，我最多只請你和Alex。其他人，你叫他們自己付款吧。」她在計較著，語氣很差。

「好的好的.....我幫他們給，好了吧？」我感到為難，勉強打圓場。

阿森別過臉，態度輕浮，她這副模樣真的讓我很無言。同時間，我發覺身旁的Robert有點異樣。他拿著叉子，怒盯阿森，身體抖震得厲害。

我想，他應該被阿森剛才的說話刺激倒了.....

「Relax.....Relax.....」我安撫著Robert。

我召伙計過來，大家都先後點好餐，唯獨是Alex拿著餐牌看了很久。

「Any chick？」Alex問。

「我們伯爵排房，沒有雞的。」伙計說。

Alex再度陷入沈思，良久，疑惑地問：「雜排餐有沒有chick？」

「都說伯爵排房沒有雞咯！」伙計變得不耐煩。

Alex似乎還要搞好一陣子，我沒有理會他。我看著面前的阿森，她一副百無聊賴的樣子。於是我隨意想了些話題，希望讓大家輕鬆一點。

「對了，為什麼請我食飯？」我笑著問。

「你給我工作，回禮也是需要的吧。」她漫不經心地。

「那.....為什麼帶我來這間餐廳？」我的確對此感到好奇。

「這裡？便宜嘛。」她答得很隨意。

「就這樣？」我有點失望。

「是啊。」她點點頭。

「.....」

話題終結了，枯燥乏味。看來我要選一些內容更豐富一點的問題才行.....

「咳唔.....你.....當初為什麼會打我公司主意？」

這是一條很不錯的問題吧？

阿森聽後有點愕然，眼睛轉來轉去，想了一會兒才回答：

「你出名嘛.....錢應該不少。」

「就這樣？」我很疑惑。

「是啊。」她點點頭。

「.....」

話題又被終結了，但我力挽狂瀾！

「你很早以前，就開始幹這回事嗎？」我問她。

「中學未畢業便輟學，不偷錢，可以幹什麼？」她說得理所當然。

「輟學.....？為什麼？」我感到好奇。

「咳咳咳咳.....！」阿森身旁的Alex突然咳嗽大發，喘個不停。

阿森側視著Alex，表情古怪，然後對我甩一甩手：「以前的事，不想提了。」

「唔.....這些年來，難道你偷東西就沒試過失手嗎？」

「有，你囉。」她看著我說。

「我知道.....但為什麼失手之後，你還要接二連三的針對我？」

她想了一想，「你等一等。」

她從手袋中找了好一會兒，然後拿出了一張皺摺的卡片，放到我面前。我拿起卡片一看，看見上面寫著「教授」兩個大字，旁邊還有我的親筆簽名。

「我第一次給你捉到時，你放了我，還給我這張有你簽名的卡片。你當時說有什麼需要幫手的話，可以隨時找你。」她憶述著。

「所以呢？」我不明所以。

「所以我就一直來偷你的嚕。」她得意洋洋地。

「喂.....我當時的意思應該不是說『歡迎你隨時再來偷錢，不成功的話，就來找我求饒』吧？」

阿森兩手一攤，蠻不在乎，「我只想到這個意思。」

「你.....」我受到打擊，眉頭一皺。

「你就不要那麼小氣吧。」她笑著怪我。

「唉.....」我在洩氣，然後苦口婆心地說：「還好是我呀.....換著別人.....你已經死了。」

「我知道啊，所以我有眼光嚕。」她很得逞。

我已經無言以對。

平常跟Robert說話，我間中會有氣炸身亡的感覺；但今天，我在阿森身上找到同樣的感覺。世事真的很離奇。

而更離奇的是，一直偷聽我和阿森講話的Robert，他此刻的情緒比我還要激動，他拿著叉子的手再次抖個不停，似乎又被阿森的說話冒犯到了。(看來Robert遇到對手了。)

「Relax.....Relax.....」我再次安撫Robert。

「話說回來.....」我看著阿森，的表情認真起來，「剛才在飯店的時候，你已經第二次答應我不偷東西，你還記得嗎？」

她回想一下，不敢直視。「記得.....」

「你真的要說到做到呀。」我有點嚴厲地。

「嗯.....」她輕聲回答。

「你.....真的有決心嗎？」我質疑。

「我都說答應你囉！」她雙眼冒火，嫌棄地說。

對著面前的阿森，我真的拿她沒辦法。我就姑且繼續相信她吧.....

「喂.....我們聊一些開心的吧。」她對我說。

「你想聊什麼？」

「唔.....」她想來想去，表情古靈精怪，然後笑著問我：「其實我一直都想知道，你們這些黑社會...平日除了打架劫舍之外，還會做些什麼？」

「吓.....？」我傻眼。

聽到阿森這條問題之後，我的眉頭在抽動，嘴巴張開但講不出話。而Robert和黑色三連星也看著阿森定格了。

「其實我平常.....還會看書、看電影、話劇、歌舞劇.....」我在逐個數著。

「咦？你也喜歡歌舞劇？」她眼睛瞪大，有點驚喜。

「是，我喜歡歌舞劇。」我老實說。

「你知道佛羅里達州的I-CAC嗎？」她雙眼發光。

「我知道，他們現在好像來了香港。」

「是呀！正在公演呢！我很想看他們一次啊.....不知道今晚還有飛嗎？」她一臉渴求。

我知道阿森現在是故意說著這些說話，做著這些表情。她無非想我請她看I-CAC的歌舞劇。

雖然被她刻意計算了，但我也甘心上鉤。因為現在的她，讓我想起原來世界的她。她們竟然都一樣喜歡歌舞劇呢，真的太有趣了。

「Robert。」

「嗯？」大吃大喝中的Robert停下手來，一臉肉汁的看著我。

「我想看今晚的I-CAC歌舞劇。兩張票。」

「OK。」他放下餐具，抹抹嘴，掏出電話，開始在忙著安排。

「真的會拿到飛嗎？」阿森問我。

「我是『教授』啊，應該不難吧。」我滿有自信的。

「太好了。」她開懷地笑。

現在的阿森，笑得很甜、很可愛，終於和原來世界的「她」有點像樣了。

我覺得，我們能夠在這個世界重遇，是天意。或許，上天注定我們要到這個世界來，才能夠一起快樂地過日子.....

「不過呢.....」阿森突然說。

「啊？」我的幻想被打斷。

「我沒有一件好看的衣服啊.....」她楚楚可憐地。

「看歌舞劇，穿什麼衣服沒關係吧.....」我疑惑。

「當然不行！看I-CAC啲，打扮不能馬夫！」她任性地。

「那麼.....你想怎樣？」

「陪我shopping㗎，好嗎？時間還那麼早。」她很雀躍。

「呃.....好吧.....」

看來面前這一位阿森，和原來世界的「她」還是有點分別.....我必須再花多一點時間去適應.....

[35]購物地獄

是「教授」太過出名嗎？還是我身邊的Robert太過靚仔？又會不會是黑色三連星太過高大呢？我們五個大男人陪著阿森去到名店商場的女裝部，把現場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過來。

被那麼多人注視，指指點點的，我是有點不太習慣；Robert他們感覺還好，可能做我的跟班做久了，已經習慣了吧？

阿森亦一樣，一臉得意、滿面春風的。就好像一名闊太，帶著她的五條藏獒去逛街一樣---生人勿近，非常威武。

陪女人購物，和遊街示眾，其實都是我所討厭的事情。不過算了.....反正只是買件衣服。這個商場很大，什麼東西也有，相信她很快便揀好。

一個小時後，我發現我錯了.....

女人購物的戰鬥力真的很驚人，善變的個性也是令人咋舌。明明說好買一件得體的衣服，看來看去不稱心都算了，還突然多買了一大堆鞋子、手袋、化妝品.....而且錢還是我給的。

看來我又中了阿森的計，不知不覺成為一隻兵.....一隻糧兵！

我是一隻擁有無限銀彈而又悶透了的糧兵！

陪女人逛街，體力和精神力都消耗得很快。每跟著阿森轉換一間服裝店，我就急不及待的要找個地方坐下來喘息一下，像個垂死老頭一樣。

Robert則很醒目，他剛才陪了我們一會兒後，已經以找門票(I-CAC歌舞劇)為理由，一早離開大隊，留下我們幾個大男人在女更衣室出面的梳化上垂死著。

唉.....究竟什麼時候才完成.....

「鈴鈴鈴鈴！」

我的手機突然響起來。會不會是Robert的好消息？

「鈴鈴鈴鈴！」

我看了一眼，電話螢光幕顯示著「無來電顯示」。反正無聊，我還是接聽吧。

「喂？」

「在這個世界上，哪兩樣東西是無限的？」一把男人聲音說著一堆莫名其妙的說話。

「喂.....你.....說什麼？」我搞不清楚狀況。

男人停頓一下，然後把剛才的句子放慢，重新再講一次。

「在這個世界上.....有哪兩樣東西.....是無限的？」

「是不是那些『抽獎電話』.....？」我說。

「吓.....？」

「我不需要.....拜拜.....」我掛斷電話。

在原來的世界，我接聽過不少這種「抽獎電話」，他們無非想你回答一些問題，從中套取你的個人資料，或者邀請你上他們的公司，再向你推銷一大堆產品。不過像剛才的、那種古靈精怪的開場白，我倒是第一次聽到。

「鈴鈴鈴鈴！」

電話再次響起，依然是「無來電顯示」。這次我果斷掛斷電話。

「喂，這件衣服好看麼？」阿森說。

我抬頭一看，發現阿森穿了一件袒胸露臂的性感晚裝，在我面前搖搖擺擺。此刻她的身材呼之欲出，看得我面紅耳赤。而我身邊的黑色三連星亦都看過來，他們雙眼發光，一副餓狗的模樣。

我見狀撲到阿森面前，把身上的西裝外套急忙褻到她的身上，再把她拉到一邊講話。

「你怎麼穿成這樣？」我很介懷。

她垂頭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裝束，不明所以，「有什麼問題？」

「看歌舞劇的話.....不要穿那麼暴露比較好吧.....」

「選了那麼久，難得找到一件比較好的，你卻說不行.....」她在怨我。

「這一件.....我接受不了.....」我堅持。

阿森反一反白眼，沒好氣的，然後從身後的衣架上快速選了幾件衣服，掛在手上讓我端詳著。

「你選一件吧。」她毫無感情地說。

「吓.....？」我感到為難。

我將面前每一件衣服都仔細看，發現每一件都性感無比。本來好好的一塊布料，可以開洞的地方都給開洞了。無論是背部、腰部、胸部、膊頭.....

喂.....怎麼揀.....？

「怎麼喇？快選吧！」她沒耐性子，不斷催促我。

「不如我們再到別處看看吧.....」我很為難。

「不要！你就選一件給我！」她在耍性子，很決斷。

阿森迫得我毫無退路，必須作出抉擇。在這個揀無可揀的情況下，我決定用篩選法，把哪些我完全不能接受的衣物先給篩掉。

「這件不行.....這件.....這件都是.....唔.....這件都.....」

不知不覺，阿森手上只剩下一件衣服。

「是這件了吧？」她向我確認。

「呃.....」我面有難色。

「你去給錢，我到那邊去看內衣。」

說完，她把那件選剩的衣服掛在我的手臂上，然後獨自走到內衣部去。

我看著手中那件衣服，心中充滿疑惑.....

[36]教授出馬

阿森穿起剛才我揀的那一件衣服，蹦蹦跳跳的，心情似乎很不錯。

這是一件鮮橙色的膠質連身裙，設計靈感很可能源自太空衣(你看一眼便會聯想得到)。想不到，像這種怪模怪樣的衣服，竟然在那一間名店中有售.....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阿森竟然真的穿起它，還毫不忌諱地，在這個展覽館內大搖大擺、走來走去。

我們已經去到I-CAC演出的展覽館，這裡非常多人，像城中盛事一樣。會場內到處都張貼了I-CAC的海報，也設有他們的禮品售賣處，和供拍照用的紙板拍照區。一眾粉絲熱情無比，跟所有印上I-CAC、或相關的東西都來一張、或多張的合照，然後紛紛分享到互聯網上。

不過自從阿森出現之後，會場內頓時多了一個新焦點，比起大名鼎鼎的我(教授)，或者身旁那三位高大威猛的黑色三連星更甚。途人不時將照相機對準過來，誓要用鏡頭捕阿森---這一頭外星生物。

「喂.....這就是妳當初所說『比較體面』的衣服嗎？」我揶揄她。

「這是你選的。而且時裝的事情，你識條鐵咩。」她洋洋得意地。

我沒好氣。

我們終於去到表演廳的入口處。一直在這裡待著的Robert看見我們後，便猛揮手著。

我走過去，第一時間問他：「戲票呢？」

「呃.....」他面有難色。

見狀，我表情一沈，略猜到一二。「你.....沒有票？」

Robert表情糾結，支支吾吾。

「是『沒有』，對不對？」我的內心涼涼的。

「我買不到.....對不起！」Robert雙手合十，羞愧得低著頭。

我和阿森不約而同做出極失望的表情，整個人都在洩氣。

「為什麼買不到.....」我問Robert，試著了解。

「原來這票.....很難買的.....」他的表情很苦。

「你為什麼不早說？還約我們到入口處。」我有點責怪意味。

「我想作最後努力，向入場的人作收購嘛.....」

「誒？聰明喔！」我感到意外，「但為什麼沒有？」

「我最後.....用了原價十倍的價錢.....也還是買不到.....」Robert很沮喪。

「十倍.....即是多少錢？」我很好奇。

「即是二萬元！每張票二萬元也沒有人讓給我啊！」Robert驚訝道。

「嘩.....你出到二萬元一張？」阿森也大感驚奇。

二萬元的而且確不是一個小數目，但對於現在的我來說，我絕對付得起。而且，為了與阿森共渡一段難忘的時光，更多的錢我都願意付！

「你們在這裡等我。」我獨自向著人群走去。

他們感到莫名其妙。

「你要幹什麼？」阿森追問。

我回頭看她一眼，耍帥地拋下一句：

「你看我表演吧。」

[37]I-CAC(1)

雖然在原來的世界中，我作為地產經紀的日子不長，與客人接觸的經驗不多，但我天生就喜歡觀察別人，經常留意他人的一舉一動；日子有功，我對揣摩別人的想法，有一定的自信。

我找了一面反光鏡，整理一下自己的儀容，順便練習一下微笑。然後我觀察著整個會場，開始尋找適合的對象下手。

我看見一個頭髮又長、又散亂的四眼男人，他穿著不稱身的西裝，整個人烏眉瞋睡、毫無朝氣；而他旁邊有個全身黑色衣著，帶滿宗教飾物的女人；他倆死氣沈沈地走著，間中才對上一兩句話。

他們可能需要錢。我這樣認為。

我清一清喉嚨後，然後故作自然地走過去，展露笑容，「嗨，兩位。」

他們看了過來。

「你們來看歌舞劇嗎？」我有禮地問。

他們對望一眼，然後男人呆呆地回答：「嗯。」

「我想向你們買下那兩張戲票。」

「吓.....？」他們感到愕然。

「價錢方面，我會給你們一個滿意的數字。」我模仿《教父》中的對白，自信地說著。

我拿出一疊一千元紙幣，在他們面前逐張數著。

「一.....二.....三.....這裡總共二萬元。」

我把紙幣遞到他們面前，看著他們的反應。

此刻，他們看著我手中的紙幣，但毫無驚喜之色。我見他們未有心動，於是拿出更多的錢；反正加錢方面，是預料之內。

「Double！四萬元！」我爽快地說。

這一次，他們的反應明顯一點，「喔」了一聲。我想，應該差不多了吧？

我看準時機，再使出致勝的一著。

「好了！一口價，六.....」

「這錢給你。」我面前的男人突然這樣說。

他手中拿著比我更厚的一千元紙幣，硬生生的塞到我的胸口前。出於自然反應，我把他塞的錢穩穩地拿好。

「不要打搞我們。」

男人拋下淡然的一句，便和黑衣女人靜悄悄地離開了。

阿森他們看見那對男女離開，紛紛走過來看我的戰利品。當他們看見我手中翻倍的銀紙，無不嘖嘖稱奇。

「嘩.....Money！」

「教授太有才了！」

「雖然沒有戲票.....但.....厲害厲害.....」阿森點點頭，木訥地向我豎起手指公。

我感到很丟臉.....

[38]I-CAC(2)

自尊心作祟，這次「收購戲票大行動」我是志在必得，非成功不可！

吸取了剛才失敗的經驗(從某方面來說，其實是成功的)，我開始向會場內其他人士下手，相信在豐厚金錢的引誘下，總有一個能夠成功。

「痴線！」

「整蠱節目嗎？」

「我告訴你，I-CAC的演出，不是用金錢就換得來的！」

「走開！信不信我報警！」

經過半小時的努力，我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又屢戰屢敗.....那些人不是當我神經病，就以為我鬧著玩。

我甚至試過扮可憐、搏同情，說要幫我的老闆(我指著我們當中最有霸氣的Luci)成功買到戲票，否則會扔了工作，甚至被捅菊花；那些人看了Luci一眼後，紛紛信了我的大話，但就是未肯讓出戲票。(而金額已經開出超過十萬！)

天啊！香港人已經不愛錢了嗎？I-CAC歌舞劇的戲票就這麼千金難求嗎？

「十萬元收兩張票！十萬元收兩張票！」

我已經不顧一切，在會場內像個傻子般的大聲叫著，希望藉著漁翁撒網式的行動，可以令幾個貪心人士、或者黃牛黨主動向我交涉，增加成功機會。

但我這個行動持續數分鐘後，還是沒有人了我，就除了那些勸我收斂一點的保安員。

我很不甘心.....我似乎又要在阿森的面前失威了.....

不！我要作最後一擊。不成功，便成仁！

既然之前千挑萬選的目標都不了我，這一次，我就反轉觀念，找那種我認為最不可能成功的人士去下手吧！

遠處，剛好有一對年輕少女正在走過來；她們一高一矮，兩人都是面目猙獰、人見人憎的那種格調。想必這個世界沒有多少人會喜愛她們，而她們也定必討厭這個世界。

孤注一擲，就選她們！

我走過去，神態自若，「兩位，來看I-CAC嗎？」

高的那一位看了我一眼，不屑地：「是又怎樣？」

果然憤世嫉俗.....

「可不可以幫我個忙，那邊的黑人是我老闆.....」我指著Luci。

她們望見Luci後，我接著說：

「他吩咐我一定要買到I-CAC的戲票。請問兩位可以讓給我嗎？這對我很重要，否則我會扔了工作。求求妳們.....」

這句「求求妳們」我說得很細聲，因為我實在不想讓阿森他們聽見。

「你出多少？」高妹立刻問價錢，但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樣。

如果只是價錢方面的問題，我有著十足信心。

「我決定用盡我的積蓄，一口價，二十萬！我只有這麼多，要不要？」

我掏出一疊厚厚的現金，打算用實物震撼一下她們。

「曄.....」矮妹看見我手中一大疊銀紙，雙眼發光，喜出望外。

但高妹卻反應冷淡。

「多一點，多一點我才考慮。」高妹的表情高傲，看不起人。

「喂.....二十萬啲.....我剛才已經說了，這是我所有的錢啊。而且我很慘啊，你聽見了嗎？我很可能要失業了！你有考慮過我的處境嗎？」我在提醒她，有點上火。

高妹沒有理會我，頭抬的高高的，完全不賣人情。

這八婆就這麼沒有同情心嗎？我很想立刻與她終止交涉.....但為了阿森，我.....

[39]I-CAC(3)

「好吧！我多給你三十萬，現在總共五十萬元！先旨聲明，我已經用到公款了，不能再多了！怎麼樣？成交吧？」這是最後的妥協。

「嘩！」矮妹聽到這個金額後，興奮得快要失控。她用手腕輕碰高妹，細細聲道：「成交吧.....」

高妹沒有反應，木訥地看著我，似乎心裡還在盤算著。

可惡.....她令我很著急.....

「喂.....」我對高妹說，「五十萬呀.....你還嫌不夠嗎？」

高妹不為所動，眉頭也沒有跳動一下。

我有點勞氣，提醒她說：「五十萬啊！你知不知道一般市民要儲多久才有五十萬呀？你們拿著這筆錢，立刻去看戲、唱K、食法國餐，統統沒有問題！再絕一點，立刻辭職，放一年大假去個旅行，同樣沒有難度！」

高妹向我搖搖頭，輕吐一句：「一百萬。」

「吓？」晴天霹靂，我和矮妹不約而同地。

「五十萬你也嫌少.....？」我感到不可置信。

「才五十萬，首期也不夠啦，對吧？」她冷漠無情地說，「怎樣？要？還是不要？」她在迫問我。

這一刻，我咬牙切齒，眉頭皺緊；我的腦部在缺氧，血脈在擴張.....我.....我快要抓狂了！

打從一開始，我已經看這個高妹不順眼，而現在，她的態度更是非常惡劣！

我感到我體內的睡火山.....快要爆發出來.....

「教授，算了吧，我不想看了.....」阿森輕聲說。

我定一定神，發現阿森站在身旁。剛才的交涉似乎全都給她看到了，當中究竟有多少霸氣盡失的場面給她看在眼內呢？

一想到這，我感到無地自容.....

阿森輕拍我的肩膀，讓我舒坦一點，很窩心。我心裡慶幸，她的及時出現讓我的怒火未有真正的爆發出來，否則情況一定一發不可收拾。

阿森溫柔地看著我，主動拉著我的手，她想帶我離開。我被她親暱的舉動溶化了，打算按她的意思，就此了事。

但臨走前，我還是心有不甘地，向高妹拋下最後一句話：

「五十萬也不會賺，抵你一世也買不到樓。」

高妹不甘示弱，立即回嗆：

「我是買不到樓，慘得過你現在買不到票？和你女友回家啦！」

因為她這句說話.....我爆了！

我立刻轉身，一個飛腿踹在高妹身上。她被重重地擊中，飛出數米之外。會場內，看到這一幕的人都大吃一驚，更遑論我們面前的矮妹。

高妹倒在地上，痛苦難耐，非常狼狽。我未有消氣，追上去，繼續往她身上亂踢。阿森見狀趕過來，但她不是拉開我，反而與我一起向她施襲。

「一百萬！一百萬！一百萬.....」我們一邊踢，一邊唸唸碎。表情非常兇狠。

反而是Robert看見我們情緒失控後，立刻與黑色三連星跑過來，把我和阿森拉走。

看見我們施襲而嚇得目瞪口呆的矮妹，她趁機扶走高妹，急逃，生怕我們會再次發瘋。

我和阿森靠到一邊去。大家都在喘著氣，而我的腦袋還在回想起剛才高妹的那一副嘴臉，一肚氣。

「喂.....你不要這麼生氣啦.....就為了一張戲票.....」阿森喘著，安慰我說。

「你剛才沒看見她的嘴臉，多麼欠揍！我還忍不夠嗎？」我依然不忿。

「我明白.....但買I-CAC的戲票，就是會這樣子啊。」她苦口婆心。

阿森這番說話，我不知怎的很有熟悉感.....(作者按：第[33]篇)

「Sir, calm down。」Alex走到我身後，輕捏我的膊頭，讓我繃緊的身體放鬆一下。

「Apple juice, sir。」呀Jim買了飲料，遞上給我。

「Nice kick！」Luci向我豎起大姆指，稱讚我剛才的表現。

「誒，沒事沒事。」Robert撥著紙扇，讓我降溫。

我看著身邊的Robert和黑色三連星，他們每一位都很著緊我，使我內心暖暖的，而剛才受的氣也慢慢消退。

「唉.....」

我呼出最後一口悶氣，然後與身旁的阿森無言地對望著。幾秒後，我們都大笑起來。

「這麼霉，你就別看我啦.....」我笑著說。

「你現在樣子很好笑啊。」她取笑我。

「還笑？現在看戲不成，我們怎麼好？」我問她。

「去逛街吧。」她沒所謂。

「去哪逛？」

「今天是10月31日，Halloween呀。」她看著我說，略有所指。

「嗯？落老蘭？」我領略到她的意思。

阿森興奮地點點頭，表情古靈精怪，非常趣緻。而我也蠻喜歡這個臨時安排，於是我們六人就此起行。

「阿Sir！就是他們！」高妹從我們身後遠處大叫起來。

回頭一看，原來她們找來兩位警員。從警員的眼神、肢體動作推斷，他們隨時要過來拘捕我們！

「逃！」

我大叫一聲，阿森和Robert他們也機警地、開始拔足狂奔起來。

「別逃！」

警察在身後大聲呼喊，但我們毫不理會。

我們拼了命的一直跑、一直跑。就算之後，我們轉身看見警察已經沒有追上寸，但我們還是繼續地跑著。

我們一邊跑，一邊大笑。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瘋狂，而且內心非常快樂。

[40]狂歡之夜

今天是10月31日---萬聖節；每年這個晚上，中環蘭桂坊會變得異常熱鬧起來；城中男男女女，甚至各路名人，他們都趁著這個時候扮鬼扮馬，盡情地忘形一番。

這晚亦一樣。

現在整個蘭桂坊都擠得密密麻麻，人山人海；身邊不乏遊魂野鬼、妖魔怪人；這些熱心人士費盡心思、別出心裁的造型，真的令人目不暇給。

我們也不輸蝕。

黑色三連星本身已經統一的黑色西裝造型，配上剛買的廉價墨鏡，然後一手握著一支射出光線的棒子，另一隻手握著玩具手槍---他們已經成功扮演了MIB(Men In Black)，搏取了不少途人的合照要求；

Robert的造型亦很取巧---他帶上了獠牙牙套，把面化白，加深了黑眼圈，然後把上身的襯衫鈕扣解開，坦露出胸膛---他活演了一個現代的吸血鬼公子，引來不少女仕的青睞；

阿森的造型比較奇特一點，可能她有感身上的連身裙有著太空衣的感覺，於是找來一個圓形的透明塑膠頭罩，戴上之後扮演著太空人，在街上演出月球漫步。

她的風頭明顯被MIB和吸血貴公子給搶走了，但她依然自得其樂，傻乎乎的投入自己的世界裡，繼續進行太空搜索。

這樣子的她，真的很可愛。

至於我的造型是阿森幫我設計的；不知她從哪裡找來一個錄像機外型的頭套，叫我帶上就是了。於是，我成為了一個身穿西裝的錄像機怪人。

其實我對這個裝扮是有點意見，雖然有不少途人找我拍照，但自從帶上這個頭套後，裡面的視野就很狹窄，走起路來很不方便；帶得久了又很悶焗，額上的汗水已經流到眼睛裡去，使得我更加難受。

唉.....多得阿森.....真的糟糕透頂.....

逛了一會兒，我們找了一間酒吧坐下來，盪一盪。我們點了啤酒之後，我終於可以把頭套甩開；一陣悶熱的蒸氣由我的腦頂飄散出來，這一幕嚇著他們。

「Cheer！」

為了慶祝現在的好心情，我們開懷地暢飲著；我們放下各自的身份地位，成為同等的朋友；我們一起說著一些無聊笑話，又對街上的途人、或者身旁的有趣事情指指點點，亂笑一通。

喝了幾轉啤酒之後，我們找來酒保替我們特制了好幾種shooter，顏色都是鬼五馬六的，非常好看。這些酒我們喝得很快，喝得很多；在酒精的影響下，我們笑得更加盡情，更加忘形。

在原來的世界中，我和阿森未曾有過這樣的體驗；現在所經歷的一切，都是非常難得。

狂歡過後，我們的嘴巴都笑得累了，酒也已經喝不下了，慢慢地，氣氛也免不了回落下來。

外表最威猛的黑色三連星，他們雙手交叉，一動不動的坐在一角；由於他們帶著墨鏡，酒吧裡的人一點也看不出他們怎麼了。其實他們在一個小時前已經睡著，如果你留心一點的話，他們合奏出來的鼻鼾聲還真不小。

Robert方面，他剛剛又脫了隊；他走到酒吧的另一邊，與一位同樣是吸血鬼造型、但性感得令人咋舌的外籍女孩在情挑著。看來今晚Robert又有得忙了。

至我和阿森呢.....

我們兩人目光呆滯、托著腮在看著酒吧裡的大電視。現在正在轉播本地足球賽事，評述員情緒激昂地講述著戰況---

「包大俠喺右邊扭過三個，傳出去！哎呀！旁證啱啱舉咗旗.....」

「哎呀.....」我替這球感到可惜。

「怎麼吹罰了？打假波？那個球證被收買了！」阿森胡亂地發表個人意見。

「不是啊，那一球越位了。」我向她解釋說。

「什麼是越位？」她感到費解。

「呃.....」我認真思考著，然後耐心解釋給她聽。「越位主要看兩個條件：首先是球的位置，另外就要看進攻一方和防守一方站的位置。」

「那即是怎樣？」她一頭霧水。

「唔.....」

我想我是有點醉了，我竟然打算跟她解釋「越位」是什麼一回事。但是我靈機一觸，拿了幾個玻璃杯和一粒花生作示範：

「這邊是龍門，這兩個是進攻球員A和B。而這個是防守球員，這個是足球。你明白嗎？」

「明白！」阿森積極回答，她一定是覺得很好玩是吧。

「我們假設防守球員站的位置有一條界線，A球員在控球.....」

「是控花生啊。」她插咀。

我反了反白眼，「隨便.....A球員在控花生，而B球員越過了這條界線。然後A球員把花生傳了給B球員，那麼B球員就越位了。就像剛才電視中的情況一樣.....」

「為什麼A球員不將花生傳給這個酒杯？」她感到困惑。

「因為這個是防守球員啊.....」

「哈哈！不是啊.....我是說，為什麼A球員不將足球傳給這個球員啊。」

「因為這個是防守球員啊.....」

「為什麼他們都長得一模一樣？」

我無言了。

「你等等.....我找個骰盅來代替.....」

我往身邊的座位看了看，試找著別人遺下的骰盅。但我還未找到之時，阿森便繼續向我發問。

「藍球有越位嗎？」

「沒有。」我在忙著，沒認真理會她。

「為什麼？」

「玩法不同的關係吧.....」

「玩法怎麼不同？」

「呃.....」我表情都僵住了。

「還有還有.....你看你看.....」她叫我望過去。

「如果這個球員，把足球這樣子，是犯規的嗎？」

我看著阿森把A杯子碰了碰那顆花生，然後整個把它罩住，接著用杯子順時針、不停地快速畫圈，直至讓裡面的花生都運轉起來。

她用充滿期待的眼神看著我，等待我的回答。

但老實說，我已經完全搞不清這是一個什麼狀況.....

「炮彈式射球！可惜撞楣彈出呀！」

電視評述員和酒吧觀眾傳來喧嘩叫聲，再次引起我和阿森對賽事的關注。

「後衛大腳解圍！包大俠接到傳球推過半場！係右邊發動反擊！」

賽事氣氛緊張，我和阿森都屏息以待。

「包大俠扭過一個！」

我把拳頭緊握，阿森亦整個人靠在我的肩膀上。

「兩個！」

我們都深呼吸一口氣。

「射門！入波了！Goaaaaaaaaaaaaaaaaaaaaaal！」

「Goaaaaaaaaaaaaaaaaaaaaaal！」

我跟評述員一起忘形地高呼起來，身邊不少人亦做著同樣反應。現在整間酒吧有看球賽、或沒看球賽的人，他們的情緒也變得非常高漲。

阿森看見我這個樣子，覺得很好玩，於是模仿著我，一起高呼起來。

「Goaaal！」

我看她一眼，取笑她，「不是這樣子啊。」

「怎麼不是啊？Goaaaaal！一樣啊。」她不服輸。

「要用丹田，你看我……」

我拍拍自己的下腹，然後深深吸一口氣：

「Go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l！」

我用盡氣力呼叫著，忘形得表情都扭曲了。直至吐出最後一口氣，我才願意把這個「Goal」字說完。

阿森看著我這個無聊的舉動，傻笑兩下，也學著我深深吸一口氣。

「Goaaaaaaa……」她閉眼用力地呼叫著，表情很好笑，「aaalllllll……咳！咳咳……」

她給噎到了……

「喂……你沒事吧……」我輕拍她的背部，讓她氣管舒暢一點。

「水……」她皺著眉，表情辛苦。

我端了杯水給她，她喝下之後好多了，像死裡逃生似的。我無奈地看著她，她也楚楚可憐地看著我，然後，我們也不禁笑了出來。

「包大俠！憑住你完場前嗰一球世界波，令球隊全取三分，打入總決賽，可唔可以講講你而家嘅心情？」

「我好開心！我想多謝我家人、朋友，佢哋一直好支持我。我特別想多謝我嘅BB，同埋.....我希望盡快上車.....」

足球賽事播完了，我和阿森就像失去最後的寄託一樣，魂遊太虛。我們呆望著電視機，腦袋空空如也，手指像自動機器一樣，不斷把面前的薯條送入口。

氣氛很呆滯。

「很悶.....」阿森終於開口了。

「是啊.....」我也無可奈何呢。

這樣沒意思的兩句話後，我以為大家會再次陷入沈默，但阿森突然靠到我耳邊，輕聲地道：

「想不想來點刺激好玩的？」她的聲線很誘惑，讓我充滿遐想。

「啊.....」我攤開雙手，裝作不在乎，「Why not？」

「噏！是你說好的！」她很雀躍。

「Sure 啦。」

「妖！你不要說英文啦！好戇鳩呀。」她笑著說。

「No problem。」

阿森對我又拉又推，我們嬉笑著的離開酒吧。

[41]雌雄大盜

阿森拉著我的手，一起走了兩條街。我雖知道她這個舉動(拉我的手)並無特別含意，但這一刻，我覺得我們就像情侶一樣親暱，心裡都甜甜的。

我們越走越遠，我便發覺街道越來越冷清；這裡所有的店都已經打烊，一個人影也沒有。我細心留意沿途的風景，竟然發覺一切也熟悉無比。

最終，我們到達一間地產公司的門口。

「到了。」阿森說。

我抬頭一看---這不就是我在原來世界上班的地方嗎？

「你不是說要來點刺激好玩的嗎.....？怎麼帶我到這裡來.....？」我摸不著頭腦。

「嘿嘿.....」她故意笑得陰森，「我留意這間公司很久了，這裡的老闆是個大爛人！」

誼？豈不是和我原來的世界一樣嗎？

她接著說：「他們用不少骯髒手段收購單位，然後炒得貴貴的放租出去、或者轉售別人。這些年來，附近不少老店都給他趕絕了。這種人，你說該不該死？」

「該！」我當然和應。

「該不該讓他吃點苦頭？」她振振有詞。

「該！」我再和應著。

阿森看見我回答得這麼乾脆，便到我耳邊講述她的全盤計劃。

「什麼.....偷東西.....？」我感到訝異。

「噓.....」阿森煞有介事，左顧右盼。

當她確認四下無人後，便從身上不知哪裡拿出一對勞工手套，交到我的手上。

我看著手中的手套，心裡在糾結著，但我發現阿森已經不知不覺間帶好手套，更準備隨時行動。

「其.....其實裡頭.....沒有值錢的東西啊.....」我當然知道，因為在原來的世界中，我就是這裡的員工。

「我沒說過偷錢啊。」

「誼？你不是說偷東西嗎？」我感到奇怪。

「是啊，但我們偷·滑·鼠。」她露出古惑的表情。

「吓？」我被震驚了。

阿森蹲到玻璃門前，用髮夾插進鎖頭裡面，熟練地轉動幾下。「咔嚓」一聲後，她便站起來，把門輕輕一拉。門果然拉得開了！

我在想，她的開鎖技術到底有多純熟.....

阿森走進去，我緊隨其後。我把手按到未關上的玻璃門上，但它卻突然重起來；我來不及反應，整個人被夾得牢牢的！

「哇！屌.....」

我半邊身被玻璃門夾住，不能動彈，狼狽不堪，需要阿森過來幫手才能脫身。

「呼.....謝謝.....」

她一臉嫌棄地看著我，幾秒後才講出話來：「喂.....我們來偷東西啊.....你小心一點好嗎？」

「對不起.....」我無地自容。

我們成功走進裡頭後，按阿森指示，我們開始分頭行事。

我走到一張電腦檯前面，看著檯面上的滑鼠，裹足不前；然後我看一看遠處的阿森，發覺她已經乾手淨腳的拆下數個滑鼠，輕鬆愉快似的把它們逐條掛在手臂上；於是，我也只好戰戰兢兢的，開始獻出我的第一次(偷滑鼠)。

我究竟在幹著什麼傻事啊.....

我一邊拆著，一邊還是掙扎著；好不容易拆下三、四個滑鼠後，身上冒出的冷汗已經令我好不舒服；我再看一次阿森的方向，她依然是興致勃勃，似乎還得忙上一陣子。

唉.....

我不想讓她覺得我偷懶，於是我便走進一間房內，避一避她的目光。這間房，如無意外就是總經理--達哥的辦公室，我也有點好奇裡頭變成什麼模樣。

甫進去，不過看了兩眼，我便發覺雖然經過了十年時間，但這個房間和原來的世界相比，根本是沒兩樣；同樣的刻板，同樣的乏味。

我在裡面逛了一個圈，回想起以前在這裡被達哥毫不留情地教訓的日子；然後，我在寫字檯上找到達哥的一個相片架，裡面是他和一位漂亮女生的合照。

相片裡頭，達哥最引以為傲的秀髮經過十年光陰，已經禿了許多；當年他不斷向人吹噓自己的頭髮，還自封「木村達」；現在看來，他快要成為「禿鷹達」呢。

而達哥身邊的女生，大概就是她經常掛在嘴邊的日籍女友吧？還真的是偶像級數，非常可愛！難怪他經常沾沾自喜。

上天真是很不公平.....

我細看著相片中---達哥那令我噁心的自信笑容；回想起在原來世界中，他對我、或其他可憐同事的所作所為.....

復仇之火，一下子在我心裡燃燒起來。

我離開達哥的辦公室，開始往其他同事的座位翻找起來。而阿森完成了她手頭上的「工作」後，便過來找我。我瞥她一眼，看見她手上拿著豐厚的戰利品---一大堆滑鼠。

「我完成了，你在幹什麼？」她感到好奇。

我蹲著，在抽屜裡翻找東西。「我在找食物。」

「你肚餓嗎？」她很疑惑。

「不是.....啊！找到了！」我雙眼發光。

我在抽屜中找到幾包零食，然後又在雪櫃中找到一盒吃剩的西餅。我將這些食物弄碎，逐少散落在地上，一路散落到店舖的後門去。

我打開後門的鐵閘，再向外面散了一點。

阿森跟在我後面，目睹整個過程，一臉費解。「你究竟幹什麼？」

「噓.....你看看。」我示意阿森靜看後巷情況。

後巷只得暗光，黑漆漆的看不清兩米外的景象；而且這裡寧靜得可以，你根本不會想像到有其他東西的存在。但當你以為，這裡死寂且毫無生氣的時候，其實暗地裡，有些細小的東西在成群結隊的熱鬧著。

不一會兒，其中一隻小東西在漆黑之中走出來；它去到我們的腳底前，開始吃著我剛才灑落的食物。

「什麼來的？」阿森被嚇得花容失色，把我整條手臂抱在懷裡。

「嘿.....我們鼠王芬這一區這條後巷出名最多的---就是老鼠！」我的奸計得逞。

話音剛落，第二、三隻老鼠接連出現；其中一隻更沿著我灑下的食物，慢慢鑽進店舖裡頭。

「嘩！好多呀！」阿森驚叫著。

不知道老鼠發出的「吱吱」叫聲，是不是可以通知同伴發現了食物的呢？因為現在，老鼠大軍已經源源不絕的出現了，它們飛快的一直爬進公司裡頭，大肆搜掠。

「你看，我們拿走他們的滑鼠，就送回些老鼠給他們，夠厚道吧？」我厚顏無耻地笑著說。

「哈哈！你很賤呀！」阿森被我引得捧腹大笑。

「喂喂喂！好像太多了.....我們關門吧！」我一不留神，情況便快要失控。

我們趕快把後門的鐵閘關上，好讓這遍地的老鼠能夠在店舖裡頭乖乖的待上一晚。我和阿森回到前舖，小心翼翼地(因為太多老鼠，很怕搞錯)拿走那一大堆的滑鼠，然後像逃難般的，極速逃離這間鬼店去。

[42]晚上的海

I found my thrill
On Blueberry Hill
On Blueberry Hill
When I found you

The moon stood still
On Blueberry Hill
And lingered until
My dream came true

我把法拉利泊到近海旁去，車上播放著懷舊的英文情歌；我把音量調高一點，讓歌聲柔揚起來；我和阿森下車，遺下後座那些安靜的滑鼠；我們靠到欄杆邊，吹著海風，欣賞著夜色下的海景。

阿森迎著海風，舒服地伸個懶腰，然後她噴笑一下——她想起我們剛才所做的瘋狂事情。

「明天他們上班的時候，一打開門——『Boom』！一定嚇死他們！」她說得繪影繪聲，捧腹大笑。

「不只這樣，」我也笑著說：「他們還會發現所有滑鼠都離奇失蹤了，沒有人搞得通這兩件事情有著什麼關連。」

「哈哈！沒錯！這是神秘事件！」她笑得不可開交，非常開懷，「你也很不留手呢。」

我聳聳肩，一副蠻不在乎的模樣，「沒法子，我跟這間公司有點過節。」

「你們有過節？」她很是好奇。

我點點頭，但不打算解釋些什麼；因為就算我講出來，她也大概不會明白。

「對了，我想起來.....」她對我做出古惑的表情，「剛才，我們可是一起在偷東西呢.....」她的態度曖昧，有所暗示。

我明白她的意思——因為我之前最介意的，就是她一直未能戒掉偷東西的習慣，故一直教訓她，一直對她囉嗦；但這一次，我竟然跟她一起犯案——這等於我擱了自己一巴掌。

我搖搖頭，笑著狡辯：「這不算數.....這是等價交換，我們有拿東西去換的。」

「嘻嘻.....誰騙誰啊？這分明是偷吧。」她一臉得瑟，「不過.....我可是得到你的同意，才去做的。」她淘氣地把問題歸咎於我。

我嘆氣一聲，不得不認輸，「你說得對.....我們一起偷了.....不過啊，」我的表情認真起來，「妳可真的要盡快金盤洗手，否則上得山多.....」

「終遇虎嘛.....行啦.....我知道你關心我，但別經常像個老頭子跟我說話好嗎？」她嫌棄地說。

每一次對阿森苦口婆心，勸她從良歸正，她就總愛敷衍了事；雖然，這一次她是笑著說的，但我對於她這個行為，還真的有點洩氣。

我別過臉，看著大海，有點鬧情緒，「你每一次都是這樣子.....就不能認真一點聽我說.....」

聽到我這句話後，阿森看一看我，側一側腦袋，然後突然整個人撲到我的面前來，把我嚇了一跳。此刻，我們的臉靠得很近，我眼前整個畫面都是她。

「我現在這個樣子，夠認真了吧？」她的聲線溫柔，帶點笑意在問我。

她注視著我的眼睛，等待我的回應；但我已經被她深深吸引住，根本講不出半句話來；我的臉頰越來越燙，心跳亦異常急促。

阿森見我毫無反應，便打算作弄我——她一邊笑著，一邊向我步步進逼；她的臉靠得越來越近、越來越近.....近得我連她那芳香的鼻息也已經嗅得到了。

在這一觸即發的距離，時間像凝固了似的——我一直細看她的迷人眼神、薰紅的面頰，和微微繞起的粉嫩嘴角——我已經變得意亂情迷了。

雖說阿森的舉動，原意是向我進逼——使我尷尬、使得我服輸；但我們一直近距離地凝望對方，氣氛已經在不知不覺間起了變化。

阿森也終於察覺到曖昧的氣氛正在蔓延；她首先是頓了一頓，然後滿臉通紅；她收起了貪玩的笑容，慢慢轉換成一種深情的表情細看著我。

我感覺得到，這是她的愛意，這是我期待已久的；我好想毫無保留把它接收起來；我好想吻下去，吻在她的唇上。

我變得大膽了，想更主動一點——我試著把頭慢慢貼過去，讓我們的距離縮短得只剩下半公分；現在，我倆的嘴唇已經快要貼在一起。(還是已經輕輕的貼在一起?)

阿森面對我的舉動，沒有避開的念頭——她的雙眼垂下，半張開的，她似乎陶醉其中；她已經準備好了，她準備接受我。

現在，我只要稍稍傾前身體，或者微微一顫，我倆的嘴唇便會交纏在一起(或者更甚)；但在這個夢寐以求的時刻，我的內心，竟然泛起一種前所未有的矛盾感——

我現在滿腦子都是阿森.....只不過.....是原來世界的阿森.....

這一刻，我的動作遲疑了，甚至是停住了；雖然是幾秒鐘的時間，但我面前的阿森已經張開眼睛，看見一臉錯愕的我。

氣氛再次轉換，我倆像完全清醒過來的看著對方；大家也尷尬非常，不知所措。阿森瞬間把頭垂下、避開、轉身，終止我們在情感上的浪漫糾纏。

而我，則不停在後悔、懊惱著.....

我究竟怎麼了？剛才那個時刻，我竟然在胡思亂想？！面前這個阿森，和原來世界的阿森，不就是一樣嗎？！不.....我不要再想這些無聊事情了.....氣氛已經弄得有夠糟糕.....若果不快点說些什麼的話...
...

「有戲票的話，我們就一起去看吧。」阿森說。

「誒？」我還未從糾結的思緒中反應過來。

阿森看著我，微笑一下，「我說呀，當你拿到I-CAC的戲票時，你要找我一起看啊。」

「喔.....當然！」我回過神來，笑了笑，「就是要找個同樣喜歡歌舞劇的人一起看，才會看得過癮吧。」

「到時候，你一定要第一時間通知我。」她要我保證。

「一定。」我笑著答應。

我本以為，剛才的良好氣氛可以慢慢回復起來，讓我們再次靠近對方；但此刻，阿森在遠眺大海，眼神憂傷。她似乎想起一些沈重心事.....

「聽Alex說，你跟Suki姐是好朋友。」她淡淡吐出一句話。

「沒錯。」

這事情我也聽Robert說過——他說我和Suki姐是好「雀友」，當初更是她主動結識我的。(聽說是因為我和她的過身丈夫很像樣的關係。)

「Alex還說，Suki姐死前揮霍無度，欠下過億巨債.....這些款項都是你幫她還的，對嗎？」

「呃.....」阿森這條問題，已經超出我所認知的範圍。

「你為什麼會幫她？」

「唔.....朋友嘛.....能幫就幫.....」我嘗試給她一個說法。

「沒有其他原因？」她有點質疑。

「呃.....」我思前想後，答道：「真的沒有。」

阿森沈默了一會兒，若有所思。

「你跟Suki姐那麼熟，她有沒有向你提起過我？」她換了另一道問題。

我想了一想，如實答道：「沒有。」

「她真的沒有提起過我.....？」她有點不可置信。

我有點為難，「對不起.....我真的沒有聽說過.....」的而且確，我沒有說謊。

阿森臉色一沈，有點難過。我實在不忍看見她這個模樣。

「咳咳.....」

我清喉嚨的舉動，打斷了她的愁思，使她看了過來。

「雖然.....我不知道你們發生了些什麼事情.....但我聽Alex說，Suki姐這些年來一直在找你的下落.....想必你對她來說一定是非常重要的，重要得好像親人一樣。」

「親人嗎.....？」她在思憶，然後苦笑，「其實我也這樣認為.....」

「那麼你就不要這麼難過了，來好好過日子，讓她替你感到高興。」

阿森聽到我的振作說話後，微笑一下，表情沒剛才那麼難過。

她深呼吸，抖擻一下，然後笑著問我：「你為什麼對我這麼好？」

這條問題讓我有點不知所措——因為它的答案，相等於我對她的表白。

「我人品本來就很好嘛.....」我想了半天，答了一個不滿意的答案。

阿森聽後亦皺一皺眉，無法相信的模樣，「你知道蘋果日報把你寫得多麼惡名昭彰嗎？」

「有嗎.....？」我無法辯駁。

「不過.....」她話風一轉，眼睛打量著我，「我跟你相處久了，也覺得你其實挺不錯。只是.....我也不敢太肯定.....」她有所保留。

「你只要再給我多一點時間，你一定會對我完全改觀。」我真心向她保證。

對於我的自信宣言，她笑了一笑，沒有直接回應。

「聽人家說，「錢」會令一個人表露出真性情。」她說著。

「所以？」。

「所以.....如果我向你要很大筆、很大筆的錢，你會給我嗎？」

我想了一想，「五十萬？哦.....你原來不想還錢，是不是？」我笑著揶揄她。

「不.....不是這麼少.....」她失笑，澄清，「我指的是.....真的.....很大筆、很大筆的錢。」她認真地對我說。

我猜說著：「一千萬？」

阿森聽後若有所思，深呼吸一口氣，「如果是呢？」

「沒問題，給。」我很肯定，我沒所謂。

「如果是五千萬呢？」她再問。

我再次思考一下，認為以我現時的身份，依然應付得了這個金額。

「給。」我說。

「如果是一億呢？」

我深呼吸一口氣，用力點頭：「給！」

「那麼.....」她聲線減弱，表情也有點猶豫起來，「十億呢？」

「呃.....」我眉頭一皺，語塞了。

阿森開出的金額不知不覺跳上十億元，使得我卻步——因為就算教授身家多麼雄厚也好，我也沒有十足信心拿得出這個龐大數目。

「如果我向你拿十億，你會答應嗎？」她重新再問一次，眼神充滿期待。

我腦袋還是一片空白，拿不準主意。但我想起她剛才問我這條問題時，表情認真，不是鬧著玩的.....她究竟在打什麼主意？

「十億.....嗎？」我眉頭皺得很緊，反問她：「你為什麼要這麼大的一筆錢？」

她輕嘆一聲，「如果我給不出一個讓你滿意的原因？你就不會給我嗎？」

「也不是.....」我感到為難，「但.....你欠下這麼多錢嗎？沒可能吧？十億耶.....」

「你不要再問我問題，直接回答我吧。」她好像有點不耐煩。

我還在糾結著，「這麼大的一筆錢.....我怕.....」我在支支吾吾，內心掙扎，「我怕我一時間拿不出來.....」

阿森一聽到我這個回答後，整個人像洩了氣的，然後質疑地說：「你怎麼可能會沒有.....？」

「我真的沒.....不.....」我修正後再說：「是『不一定有』.....因為剛剛的大選，我落敗了.....我部份的生意也聽說給搶走了，剩下的流動資金，我也不確定還有多少.....」我盡可能詳細地向她解釋。

「你有的.....」她的表情很懷疑，「你就當作你有吧。」

對於她的假設，我還是充滿顧慮，「就算有.....一時之間.....也可能拿不出來.....」我不過直話直說。

阿森聽後表情一沈，失望透的樣子。

「喂.....你究竟是不是欠債呀？你老實告訴我.....」我憂心地問。

阿森看著我，抵一抵嘴，沒好氣，別過臉。

「什麼跟什麼啊.....」我很困擾。

她一直看著大海，好久沒有理會我；我聽到她那沈重的呼吸聲，肩膀也一起一伏的；她的內心好像很亂，這不禁使我想，我們剛才的對答有這麼的嚴重性嗎？

就這樣過了一會兒，她終於冷冷地拋下一句：

「算了。」

「誒？」

阿森轉身對著我，木無表情地走過來。突然，她捉著我的手，猛地往她的胸部抓下去，使我嚇得不能反應過來。最後，她加把勁的，讓我五個手指頭都抓得更緊，更用力。

雖然，她身上的這件「太空衣」的質地很硬，表面還是膠質的，根本沒有摸得很舒服，但她這個行為.....實在很大膽！

我心跳得很快，腦袋混亂得一片空白；現在，我整個人的注意力都放在她的胸前。當我想像一下，接下來會發生些什麼事情時，阿森又突然把我一手甩開。

「我要走了。」她冷淡地說。

「誒？要走了？」我傻眼。她一連串奇怪的行為，已經搞得我跟不上步調。

她沒理會我，背著我一直走。我只好慢慢的從後面跟上去，非常迷茫。

她走到路邊，很快就截下一輛的士；這時候，我的心裡涼涼的。

我究竟做錯了什麼事情？

她打開車門，轉身跟我說：「明天不要來找我。」

「為什麼.....？」我受到打擊。

「我不喜歡。」她冷漠地。

「怎.....怎麼？」我啞口無言。

「拜拜。」

阿森上車、關門，她要離開了。

我突然心頭一抽，急忙地輕拍玻璃窗，直至阿森把玻璃窗降下。

「什麼事？」

「我.....我.....」我心裡著急，未能好好調整要說的話，「我是不是.....做了些什麼事情讓你不高興了？我覺得.....你好像剎那間，變得怪怪的.....」

阿森聽後眼神游移，好像在逃避，「沒有，我可能有點累。」

「真的是這樣子嗎.....？」我難以接受。

「嗯.....」

「那.....你就早點休息吧。」我苦笑地說，無可奈何。

我退後一步，讓車子開出了。

我站在原地看著的士離開，心有餘悸。對於這晚、這樣子的結束，我總感到有點失望。

突然，我看見不遠處，阿森坐上的那一輛的士在倒車，它一直倒到我的身旁才停下來。

阿森靠在窗口邊，對我說：「喂。」

「誒？」

「記著留意明天的新聞呀。」說完後，她笑了一笑。

「喔.....？哈哈！對喔。」我也笑了起來。

「拜拜。」這一次道別，她臉上掛著的，是一個愉快的微笑。

的士再次開出，越駛越遠；我想，這一次的士應該不會再回來了。不過，我跟阿森最後的對話，換成這種輕鬆的氣氛，我感覺好多了。

我想信只要再給我們多一點時間，我與她的關係，一定可以變得越來越好。

[43]新聞報導

一覺醒來，睜開眼睛，我又朦朦朧朧的看見牆上那幅「教授」的肖像畫——沒錯，我依然是「教授」；這次醒來，我還是沒有無端穿越到別的世界。

話說回來，對於如何穿越到這個平行世界，我還是一點頭緒也沒有（一方面，自從來到這個世界，已經發生了太多事情，以至我沒有時間可以好好思考一番；另一方面，我太享受這裡的生活，就算有時間都用作享樂）。正因為如此，我每次醒來，都會有種——不知道又穿越到麼地方去——的不安全感。

還好這幾天都沒有發生什麼怪事，令我慢慢變得安心一點。不過.....我就真的可以一直留在這個世界嗎？我還是不敢肯定。

我穿著睡衣，去到樓下偏廳，看見Robert他們在玩手機、看電視。

「早晨。」我對他們說，有點懶洋洋地。

「教授早晨。」

「Good morning sir。」

他們一看見我，便立即站起來；我比手勢讓他們坐下來繼續做自己事，然後自己也找個位置坐下來。一會兒後，Robert把一盤早餐端到我的面前來，然後再放下兩張I-CAC的戲票。

我拿起那兩張戲票一看，雙目發光。

「做得好。」我感到非常滿意。

「應份的。」Robert笑著說，「教授，自從大選落敗之後，我看你最近的心情很不錯呢。」

我對他笑了笑。的確，這幾天作為「教授」，生活過得無憂無慮，感覺就好像回到以前學生時代放暑假一樣（而且還是個拿著很多、很多錢的暑假）。至於那個社團大選？我才不在乎。

「會不會是因為阿森？」Robert繼續猜說著。

Robert說到重點——就算我有再多的金錢，再多的閒情逸緻，也換不上阿森的份量；我就是有她在身邊，才會得到真正的快樂。

「多事.....阻我吃早餐.....」我有點尷尬，裝作生氣。

說完，我們都笑起來。

「十二點鐘點新聞報導。」

電視正播放著詳盡新聞報導，令我想起昨晚我和阿森做了一件很瘋狂的事；我也是時候看看這事情到底引發出多大的騷亂——我相信一定很有趣！

「今朝一間地產公司嘅職員喺開門嘅時候，發現店舖入面曾經被人搗亂……」

新聞報導員正經八百地報導著，並轉到現場畫面。

「公司玻璃門冇被強行破壞嘅痕跡，而店入面亦只得部份電腦零件被偷走；但現場出現大量老鼠，令到場面非常混亂……」

「哈哈哈哈！」我指著電視，打從心底噴笑出來，把身邊人嚇著。

我看見「現場畫面」中，達哥和他的職員都十分狼狽，店內的情態亦混亂得比我想像中的更加失控——我整個人都透心涼！這也算得上把我多年來受過的屈辱，一次過還過去。真的大快人心！

我好想立刻跟阿森分享這件事情，告訴她我究竟有多痛快；可惜，她昨晚下了「禁足令」——今日一整天都不能見她。但打電話又可不可以呢？會不會使她生氣、或者妨礙她工作啊？

「教授……」Robert面有難色，故意走到我面前來。

「什麼事？」我說。

「我剛才忘記告訴你……我早上收到電話通知……我們的地產公司昨晚被人搗亂了……」

「吓？什麼？」我面色一變，並立刻會到些什麼事情。

「沒錯……就是剛才新聞報導的那一宗……」

「呃……」我的心臟猛抽一下，大腦有點缺氧。

「其實我們的隱蔽攝像機有拍攝到整個過程，但錄影帶還沒有交給警方。」

一聽到Robert這番說話，我全身發毛，大叫一聲：「Robert！」

「啊……？怎樣？」他被我嚇了一跳。

「昨晚是萬聖節……對吧？」我眉頭緊鎖，凝重地說。

「沒……沒錯……」

「大概是那對男女喝多了，才會幹出這種蠢事，對吧？」

「你怎麼知道是一男一女……？」Robert感到奇怪。

「啊……？」我有點錯愕，立刻裝作鎮定，「猜對了吧？！總之……我們就不要再追究了！」

「吓……真的不追究……？」Robert感到不可置信。

「沒錯.....我們要大人有大量.....」

「哦.....好吧.....都聽你的.....」 Robert無可奈何。

說罷，Robert乖乖坐回自己的座位，繼續看他的電視；而我則悶著氣，在座位上一言不發.....

[44]再次來電

可惡！又被阿森戲弄了！她分明知道這間店是我的，看我半醉，便故意帶我來搗亂.....真的有夠諷刺！她事前還問過我意見，我還親口說「好」呢.....我怎麼傻成這樣！

不過，萬萬沒想到，在原來世界我一直最痛恨的舊公司，竟然成為了我旗下的公司之一.....看來達哥跟我的這筆帳，可以慢慢算個清楚！至於昨晚那一堆滑鼠，還好我早就拿了返房間，否則一會兒給Robert他們發現，一定百辭莫辯.....

「教授.....」Robert說。

「怎麼了？」我心情不好，不自覺吼回去。

「電話響.....」Robert指著檯面上。

「鈴鈴鈴鈴」

我瞥一眼檯面上的電話，回復理智、客氣，「喔.....唔該.....」

我拿起手提電話，看見螢幕顯示著「無來電顯示」，我立即想起昨天那通古怪的「抽獎電話」，但我還是接聽了。

「喂？」

「在這個世界上，哪兩樣東西是無限的？」

男人的聲音，開場白亦完全一樣，果然就是昨天那個來電。

「怎麼又是你.....？」我感到厭煩，尤其是這個時候。

我未有等對方回應，立刻關上電話。

當我把手機放回檯面上，準備用餐時，電話很快又再次響起來。

「鈴鈴鈴鈴」

我看了一眼，依然是「無來電顯示」。接二連三的被打搞，使得我開始有點脾氣。

我本來想聽也不聽便把電話關上，但突然有種不安的感覺湧上心頭，就好像我的第六感在告誡自己——要謹慎一點！

「喂.....」我再次接聽。

「在這個世界上，哪兩樣.....」

「你到底是誰.....？」我打斷對方，冷靜地問。

「哪兩樣東西.....是無限的？」

「你一定要我答嗎？」我質問他，有點勞氣。

對方沈靜起來，沒有回應。

「好.....我試試.....」我試著耐心，想了一會兒，「.....人的貪念和慾望？」

「呃.....錯.....」對方有點失望。

「創作力量同幻想？」我再接再厲。

「錯.....」

「錢！女人！」我一鼓勁地。

「錯.....」

「橫丫腸！燙斗！」我失去理智了。

「錯.....」

「喂！你可不可以不要每一次都說我錯.....你給我正確一次可以嗎？給我一點面子可以嗎？」我受到挫折，生氣起來。

對方久久未有回應，於是我再問：「怎樣啊？你還要我繼續估嗎？」

對方沈默不語。

「我不想估了！你再不說話，我要關電話喇。」我威脅他。

「喂.....」對方妥協了，語氣有點為難，「是我呀.....」

聽對話內容，對方似乎是熟人，但我毫無頭緒，完全聽不出是誰。而且我在想，會不會是純粹扮熟的騙徒電話？

「誰呀？你說清楚。」我很困擾。

「你身邊有沒有人.....？」對方煞有介事地。

我看一看Robert他們，他們正專心地看著電視播放的《櫻桃小丸子》卡通片，完全沒空理會我。

「有人.....」我回答說，「但沒關係.....喂！你到底是誰？」

「有人.....？喂.....你真的不知道嗎？」對方亦開始急躁。

「開估吧.....」我也不耐煩了。

「屌你.....」對方著急了，「是我啊，火人呀！」

「火人？！」當得知對方真正身份後，我感到很詫異，亦有不好的預感，「你找我.....什麼事？」

「你昨天怎麼不找我？！」他在責備我。

「找你.....？」我搞不清狀況，「我答應過找你嗎.....？」我反問他。

「嘖！你鬧著玩嗎？！」火人生氣了，口氣很兇。

「我真的記不起.....」我很無奈。

「唉！你搞什麼鬼.....？！你過來我的地頭再說吧！刁你個.....」

火人未等粗口說完便收線了，留下疑問一堆，使我心好不舒服。

「Robert.....」

我打算向Robert問一下火人的事情，但看電視看得樂透的他完全沒有理會我。

「Robert.....」我調高聲線，繼續叫他：「Robert！」

「哈哈！」Robert和黑色三連星看電視看得大笑起來，蓋過我的聲音。

我生氣了。我找來搖控器，趁他們看得最興高彩烈的時候，我熄掉了電視機。

「啊！」他們都驚訝地大叫一聲。

「Robert！！」我大聲呼叫。

「係！」Robert立刻嚇一跳的轉身看著我。

「火人地頭在哪.....？」我沒好氣地問。

[45]中四暑假

由於Robert知道火人的地頭在哪，所以我們很快便動身。我們用了差不多兩個多小時（駕車、乘船），好不容易，終於到達目的地——長洲。

一踏足這遍土地，我第一個反應是「很多人」，然後我想找個地方吐.....

我暈船浪。

還記得上一次來到這個地方時，我也是同一個反應。當時應該是中四那一年.....

那一年暑假，我班搞了一個長洲宿營活動，當時的搞手是我班的班會主席——Gilbert；他聲稱想藉著活動加深我班的友誼、團結性等等；實情是我們這些血氣方剛的男男女女，想藉此機會與異性來個親密點的接觸和發展，從而推波助瀾搞出來的一次活動。

那次參加活動的同學，有不少都得到一段美好回憶，就連Herbert也在我和Robert的助攻下，和某位女同學譜出一段戀情。

至於我和Robert呢.....

沒記錯的話，Herbert成功泡到女並離隊後，我和Robert大部份時間都悶得發慌；我們不是一起看星星，就是聽海浪聲.....

其實，我也不是沒有努力過，而是當時的女同學根本不理我們，甚至嫌棄我們。

哎.....真是糟糕的中學回憶。

時至今日，我間中都會回想，其實那時候的我真的那麼差嗎？定還是被人拖後腿呢？

我看著身邊的Robert，他當然是嫌疑人！雖然現在的他青靚白淨，迷到不少女生，但當年的他毛髮非常茂盛，人稱「移動盆栽」；加上言行舉止傻頭傻腦，班中不少女生都對他避之則吉。

「Robert。」

「教授，什麼事？」

「你記得我們中學的時候，來過這邊宿營嗎？」

「宿營？」他皺眉。

「是啊，那時候個個都出雙入對，只剩我們倆人。在半夜無聊的時候，我們還說要到森林去捉人偷情呢，你還記得嗎？」我笑說著。

Robert側一側腦袋，一臉困惑，「我沒有印象.....我只記得當年有一次，我們跟火人來長洲劈友。」

「啊.....？有這樣的事情.....？」我有點愕然，「除此之外.....沒有了嗎？中四那一年暑假喔.....我們

全班的同學都來這裡宿營呢.....」

「中四的暑假.....？」Robert努力回想著，「我們中四的學期中，不是已經被踢出校了嗎？」

「啊.....」我無法相信，「哈哈.....對，我記錯了.....」我以笑遮醜。

原來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根本沒有經歷過那段回憶。看來，我的人生自從跟了火人以後，已經變得截然不同。那一段本來的回憶，雖說不是什麼精彩難忘的片段，但失去了，心裡頭又好像缺了一塊似的。

至於火人.....

這個影響我一生的人，我很就要與他會面了。在他身上有著很多的謎團(甚至是更多的危機)，希望一會兒的對話，能夠為我一一拆解！

[46]刺殺行動

火人是長洲原居民，自小在這裡長大，直至後來才到荃灣打拼天下。這裡有一間他家族經營的老字號茶餐廳——我們正朝著那邊出發。

沿途上，我們情不自禁買了不少當地出名的小食：大魚蛋、冰果葫蘆、芒果糯米糍、銅鑼燒等等。吃到一半，我們到達目的地。

我看見火人正坐在茶餐廳出面的露天位置。他穿著沙灘襖衫和短褲，很像在渡假似的；他喝著紅豆冰，身後站著不少手下。他一眼便看見我們，一直在盯著。

我示意Robert他們站到一邊待著。我一手拿著魚蛋、一手拿著雞脾，獨自一人走到火人的面前坐下來。

我與火人你眼望我眼，氣氛有點沈鬱，於是我把手中未吃的雞脾輕輕伸向火人。

「要吃點嗎？」我客氣地問。

火人眉頭一皺，說：「這間雞脾店，是我家人開的。」

「是嗎.....？哈哈.....要來點嗎？」我笑得尷尬。

「不.....」火人搖搖頭，輕嘆一聲，「你跟以前一樣，還那麼愛吃。」

火人此刻的口吻像個老前輩，眼神亦比昨天開會時少了兇狠。

「難得來到長洲.....所以就.....」

「你怎麼把他們都帶來了？」他指著我身後的Robert和黑色三連星。

「你身後也有不少手下啊。」

「你之前都見過他們，而且我們全部都是長洲人，最信得過。」

「Robert他們同樣是我的好兄弟。」

「Robert我沒所謂，不過.....」火人抿嘴，沒好氣，「算了.....你昨天怎麼不找我？」他一下子說到正題。

「呃.....」我不知該如何回應。

「不找我都算了，打給你，你又關我電話。」他有點不滿。

「我是後來才知道那通電話是你打來的。不過你也是的.....怎麼一打過來就跟我講一些莫名其妙的說話？」

「是暗號。」

「這麼奇怪的暗號？」

「是你定的！」

「是我.....？」我很錯愕。

「你說，這個暗號是某個偉人的名句，好有意義。」

「那麼答案是什麼？」我感到好奇。

「我懶得理你。」火人一臉不屑。

「這.....這個是答案？」

「嘖.....」火人反一反白眼，鼻孔噴氣。「講回正題，」他的表情嚴肅起來，「我想過了.....我等不了聖誕節，我打算這個月動手。」

「你是說.....？」我不明所以，但有不好的預感。

「當然是指一起殺死肥彭條仆街啦！」他咬牙切齒，瞪眼說。

我和火人要殺死Herbert？！

「我想.....先不要那麼急，我們再深思熟慮吧.....」我想借故勸阻他。

「還想什麼？這不是你當初提出來的嗎？當時你比我還堅決！」

「我知道.....但.....謹慎一點不好嗎？」我感到頭痛。

「我不理！肥彭條仆街最近連我的生意也敢動！我下定決心了.....他一定要死！按照之前說好的，今屆話事人是你，下一屆是我！」他眼神堅定。

「呃.....這個.....」我很為難。

「還猶豫什麼？這樣不好嗎？」他逼問我。

「我只是在想.....Herbert剛做坐館不久，我們現在下手，別人一定猜得出這跟我有關.....時機不對呀.....」我嘗試說服他。

「我們不是討論過嗎？你當時說，趁現有你還有很大人氣，這事情還鎮得住，再拖下去，那些兄弟、老頭開始接受肥彭坐館的身份，一切就不同了！」

我搖搖頭，支吾以對，「總之.....我不接受殺死Herbert.....」

「那麼我的生意怎麼辦？你還支不支持我做下屆坐館？！」火人越說越激動。

「你放心.....無論如何，下一屆我一定全力支持你，這好了吧？至於你的生意.....」我思前想後，想不到一個好的辦法，「我會勸一勸他.....」

「勸他.....？」火人冷笑一聲，「你的生意好像都給他吞了，你還勸得了他？先顧好你自己吧！」

不錯，其實我在這方面也遇上麻煩.....

「而且江湖傳聞.....」火人接著說，「肥彭正計劃在短時間之內，搞死你這個眼中釘。」

我聽後一慄，全身發麻。

[47]一波又起

「怎樣？你真的可以這麼安心嗎？」火人說。

火人剛才的說話聽得我有點心寒——Herbert竟然要殺我？！雖說這是「江湖傳聞」，但我總覺得可信性相當之高！我和Herbert本來是朋友啊.....現在已經變成你死我亡的局面了嗎.....？

「他要殺我.....不會吧？我們以前是朋友呢.....」我冒著冷汗。

「朋友？」火人突然大笑，快要瘋掉，「你竟然說你們是朋友？幾多年前了？你不要那麼天真吧！」

「如果我主動向他言和.....你覺得解決得了嗎.....？」我向他求教。

火人慢慢收起狂妄的笑聲，回復冷靜，看著我說：「怎麼了？你要向他俯首稱臣嗎？」

「不是.....我只是想避免開戰，反正大家都是同一個字頭。」

火人搖搖頭，「沒用的，這是他的本性。」

「本性？」我不明所以。

「自私、貪婪、嫉妒.....他就是這麼一個人！他這種人，你威脅不到他還好，萬一他把你當成假想敵，他一定想盡辦法剷除你！」他論述Herbert的為人，不由得心頭火起，「嘖.....想當年，你讓我殺了他不就好了嗎？你死要保住他！」

「你當年.....要殺他？」我越聽越困惑。

「那件事情啊！當時公司給我的錢被人偷了，我第一時間懷疑他！如果不是你證明了他的清白，他早就死了！」火人雙眼冒火地說，「喂！這件事情你沒可能忘記吧？失憶嗎？」

「呃.....我昨晚喝多了.....可能有點影響.....」我在胡混過去，「說起來.....後來的事.....你還在惱我嗎.....？」我趁機試探火人，小心翼翼地。

火人冷冷看我一眼，皺著眉，「你說什麼？惱你什麼？」

「呃.....」我表情有點抽搐，「我害你坐監.....還藉此上位.....」我戰戰兢兢地說。

「唉.....」火人反一反白眼，感到煩厭，「都說了很多次，沒有啊.....」

「真的嗎.....？」我有點懷疑。

「當時我鋒芒太露，我早知道自己是很多人的眼中釘，飛來橫禍也是遲早的事.....再說，那時候的確只剩下那條路可以走.....」火人唏噓地憶述著。

「你.....真的這樣認為嗎？」我聽得一頭霧水，但嘗試引導他說下去。

「還有選擇嗎？被社團通緝了，又不想在異鄉隱世，那唯有自投羅網吧.....與其變得一無所有，倒不如送你大禮，讓你用我去立功，然後再想辦法幫我東山再起。」

終於真相大白！原來我和火人是這種關係！

當年所謂的出賣、大義滅親，原來只是我和火人合演的一場戲！目的，是為了保留實力，東山再起！不過.....由始至終，那一場嫁禍，我始終是得益人，所以最大的嫌疑人.....不還是我嗎？！

「怎麼了？」火人見我神色有異，。

「沒.....我沒想起什麼.....」我心虛得明顯。

「放心喔，我沒有懷疑你。」他輕鬆地說。

「誒？」我感到錯愕。

「老實說，我坐監的時候，其實已經玩完了。如果你是設計害我的人，你根本不需要再幫我，因為，我已經不能翻身了.....」火人接著說：「但自從你上位之後，你就一直很落力幫我找證據、打官司，之後還幫我重整旗鼓.....那件事情都過了很久了，誰是主謀？算了吧！反正我現在連堂主都做得成。而你.....」火人看著我，眼神變得溫和，「你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人，我欠了你。」

「呃.....你太客氣了.....」面對火人突如其來的感性，我有點不知所措。

「不過，」火人表情變得認真，「面對著肥彭，你最好不要那麼天真，否則你一定後悔！」他嚴重地警告我。

話說到這裡，我和火人都沈默了；有好一陣子，我們也再講不出半句話來；我忙著消化他剛才提出的資訊，而他只是一味的抽煙；直至他把香煙燒完，扔在地上踩熄，他才再講說話。

「給你一星期時間，」火人站起來，似乎準備離開，「一星期之後，如果肥彭繼續碰我的生意，我們就照原定計劃.....殺了他。」

「呃.....」我已經想不到好的藉口去制止他。

「希望.....我不會先聽到你被殺的消息。」火人冷笑一聲，令我內心發寒。

「啊！還有.....」火人接著說：「你那顆過億的寶石是真的嗎？」

我皺眉頭，不明所以，「什麼？寶石？」

「哈哈！還裝什麼？就算你真的沒有，你也沒可能沒聽說過這個傳言吧？你剛才的反應.....」他搖搖頭，恥笑，「.....太假！所以傳言是真的嚟？」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我很困惑。

「嘿，算了。」火人轉身，揚手離開。

待火人和他的手下離開後，我轉身找回Robert和黑色三連星，我們向著碼頭的方向返程。

才走了幾步，Robert突然對我說：「教授，事情都辦妥了。」

我聽後煞有介事，一臉發青，「辦妥什麼？！」

「按金主的要求，管理員已經換過一批，而收樓方面，手足晚一點會去辦。」

「哦……」我抹一額冷汗，「這些我不在乎……」

「喔？」

「我想你幫我安排一下……我要和Herbert會面。」我看著他說。

「你……認真的嗎？」Robert不可置信。

「我有緊要事，要和他談一下。」我心事重重。

「呃……」他感到很為難。

「怎麼了？你有意見？」

「不是……我嘗試一下吧……」

「要快，最好這三天之內。」

「知道。」

「另外……」我想起火人臨走前的說話，「……我是不是有顆價值過億元的寶石？」

「是啊。」Robert爽快地回答。

我突然停住腳步，感到非常不妥。

寶石？過億？很不對勁！

「教授？什麼事？」Robert看出我的不妥，有點憂心。

「Robert……我這顆寶石，總值多少元？」我臉頰在跳動。

「有一間日本公司，向我們出價十億港元收購。」

「十億？！」我瞪大眼，呼叫出來，非常震驚。

我回想起昨天晚上，阿森問了我一條很奇怪的問題，而那條問題問到最後，就是關於十億！

「這麼名貴的寶石……我們怎樣得來的？」

「不就是從那位富婆手中接收的資產嘛。」

「你指Suki姐？！這個寶石就是那顆黑色的創界石嗎？！」我很訝異。

「沒錯。」

「那顆東西值十億？！那Suki姐豈不是經常把十億帶在身？！」

我快要昏去了！竟然有著這麼荒唐的事……

其實這些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這「十億」既然與Suki姐有關，那麼我心中的疑慮就更可能成真了……

「那顆寶石現在藏在哪兒？」我嘴唇有點顫抖。

「我們的珠寶店。」

我心臟猛抽著。「這麼重要的東西，不是放到銀行保險庫、或家裡的保險箱比較安全嗎……？」

「我們珠寶店的地庫就是一個保險庫呀。」

「什麼……？」我大感不解。

「我們的保險庫一向有寄存客人的珠寶首飾，你說順便放一起就好了。」

「那就糟了……」

我頭皮發麻，身體亦有點發燙。是由於害怕？生氣？抑或是失望？我很希望我是猜錯了——

阿森打算偷走這顆寶石！

「教授……是不是珠寶店出事了？需要打通電話通知那邊嗎？」Robert被我的情緒感染，他亦開始擔心起來。

「好……打過去……」我很茫然。

Robert拿出手提電話，翻查著電話簿；而此刻，我心跳得很快，很不舒服，故手掌一直按在心臟的位置；無意間，我摸到口袋中那一小片硬物，我把它們拿出來，一看之下，發現是今早Robert給我的那兩張I-CAC戲票。

我看著手中這兩張戲票，百感交集，它們對我有著很深的意義呢……

「慢著……」我對Robert說。

還在電話簿中翻查資料的Robert被我打住了，他看了過來。

「我們過去吧，我想親自證實一下。」